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例釋文說

(一)

學筠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說文釋例

(一)

王筠著

國學基本叢書

書後

安邱王君貫山治許氏說文之學垂三十年先成
釋例二十卷既復薈萃羣言折衷於是為句
讀三十卷久聞之未見也因治四年君之子彥侗
依公乘沖故事齎遺書詣

闕有

旨下南公房諸臣覆謾幸與焉始得竟讀

其書君之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
通證明能啓後長未嘗奧旨句讀則博采
慎擇持平心求實義絕去支離破碎之說
是二也於許學理而鑒之庶幾達妙矣古經義
理不外訓诂訓诂之原惟此文字漢以來言小學家
必祖說文唐制令誥生九經外讀說文誥以選舉
六科其五曰書試之說文取通訓诂書學博士掌

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以生者以说文字林
爲顥業自宋元士大夫狃于近易好为空靈微妙
之論爭訾說文相唱和并明世制舉之業中於人
心六七訓诂幾成絕學逮我
不关道風傳承
聖朝敦尚經術實事求是不廢古训不移空言
乾嘉以後徑師者儒如段氏玉裁桂氏復鈕氏
樹玉錢氏玷嚴氏可均王氏玉樹吳氏凌雲王氏

煦萬修許書咸有算述後之作此多增損君
書晚出乃集厥成補弊據偏為尤鉅然蔭
讀其自序猶言沙坡薪積豫章來學益見虛
中廣益有過人也十餘年來老成凋謝風流闐
絕蔭雖題學尚承識字每觸疑義輒終日向人
悵悵卒無可告語幸見君書終願並世有朴學
如君者與問字焉彥侗將歸介蔣椒林水部來乞

文為之序爰書于後

同治四年太歲在乙丑五月吳潘祖蔭



今天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爲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偁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已意也讀者乃視爲類書不已昧乎惟是引據之典時代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繪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旨則其蔽也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大徐之識遜於小徐小徐之識

又遜二家治說文者以二書爲津梁其亦可矣然聞人食肉而飽究爲飽人之飽不如自食之之誠飽也聞人衣裘而燠亦爲燠人之燠不如自衣之之誠燠也夫飽燠者喻之以意而不可宣之以言苟不自飽燠亦安知人之飽爲何若燠爲何若且安知人之飽者或不免於飢燠者猶不免於寒乎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讀說文而樂之每見一本必讀一過卽俗刻五音韻譜亦必讀也羊棗膾炙積二十年然後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犁然辨哲具

於匈中爰始條分縷析爲之疏通其意體例所拘無由沿襲前人爲吾一家之言而已夫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乃往往不能識者何也則以其卽字求字且牽連它字以求此字於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識矣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

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
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中鳥鹿足相
似從匕斷鶴續鳧既悲且苦苟非後人所竄亂則許君之
志荒矣夫讀古人之書不能爲之發明卽勿塗附以豐其
蔀而說文屢經竄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尙有幾何大徐校
定時猶有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苟能審慎而別白之
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乃復以私意爚亂之不能不謂爲
功之首罪之魁矣今據二徐本拘文牽義以求之未必合
許君意卽未必合倉頡籀斯意也特以長夏養疴用此自

遣賢於博奕云爾道光丁酉七月三日安邱王筠菴友自

序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子雲之文，其體易初非後人所知，而到其
集，則以人之皆不認為之發明，雖多遺辭，以識其
而主文，更復何易？不知周文之有志向，有美徳，大然後
足歸德而已。五喻止副不羣臣家教，方能無愧而列廟之
成猶存存於千年也。乃復以私意分離之，不能不謂為
與首章非之。是矣，今子雲之孫本始文，率我以求之，未必合

氣，遺物以附古，是固故矣。子雲之民，三百文字，至矣矣！

說文釋例目錄

卷一

六書總說

指事 正例一變例八〇以下皆論篆籀

卷二

象形 正例一而其類五變例十

卷三

形聲

亦聲 此形聲會意二者之變例

省聲 此形聲之變例兼有會意之變例

一全一省 此亦形聲之類而蕪雜不足爲變例

兩借 此省聲之變例

以雙聲字爲聲

一字數音

卷四

形聲之失 亦蕪雜不足爲變例

會意 正例三 變例十二

轉注

卷五

假借

彙飾

籀文好重疊

或體

俗體

卷六

同部重文

卷七

卷異部重文

卷八

分別文

累增字

此亦形聲變例

疊文同異

亦會意正例

體同音義異

互從

卷九

展轉相從

母從子

說文與經典互易字

列文次弟

列文變例

卷十

說解正例以下皆論說解

說解變例

一曰

卷十一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同意

闕

讀若直指

讀若本義

讀同

讀若引經

卷十二

讀若引諺

聲讀同字

卷
雙聲疊韻

攬文

以下皆肅說

衍文

卷十三

誤字

補篆

卷十四

刪篆

遜篆

改篆

觀文

糾徐

鈔存

卷十五

存疑

一二三篇

卷十六

存疑

四五篇

卷十七

存疑六七篇

卷十八

存疑八九十篇

卷十九

存疑十一十二篇

卷二十

存疑十三十四篇

說文釋例卷一

安邱王筠貫山學

六書總說

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顏注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卽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卽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卽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

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筠案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爲是通志曰六書也者

象形爲本

案會意形聲誠爲繼起若象形指事各立門戶相對相當不可分本末特以虛實論之形先事後耳似不可言爲本

似當云無物亦有會意字林塵之類

形不可象

似當云形可象

則屬諸事事不可指

是也似不可單承指事

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

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不言轉注者上文云諸聲

別出爲轉注業誤以轉注并入形聲中故不及

許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楊錫觀

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說似未確余弟範曰說文開卷卽列上兩部故先之也余笑曰一畫開天無所不

統矣。然是說仍未確，姑存之。

造字之本此句未允。說見後。

顏注承用說文，惟察而見意不同。今本案視而可識。指字形言，察而見意。指字義言，今本似無分別。蓋顏籀所據爲古本也。印林曰：物與屈，識與意，誼與撝，名與成，首與受，字與事，皆叶韻。作見則非韻。

周官保氏鄭注六書象形會意轉註。此字似誤。漢時恐未相傳。皆以注爲訓釋也。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

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

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以合訓會是也然謂合人意則非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通志曰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爲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爲主而轉其母似卽此說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不特與說文背果如所言是各有其處處事者處置此事讀爲去聲非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卽形聲一也以造字之本言之則云諧聲自可蓋先有江河之名而後有江河之字其所以成字乃爲賅備如杠柯亦以工可爲聲而旣以木定其形則杠

爲步渡柯爲斧柄矣不得偏重聲也

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

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鵠

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

印林說

文有槃無婆

是上形下聲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闡闢衡銜之

類是外聲內形

闡闢仍是外形內聲衡從角大會意非形也衡則純乎會意當易以聞問問閩等字形

而從行聲者無在外之字可易惟衛從行省聲耳此形聲之等有六也

鄭注次第卽不可曉

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

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案張氏旣引保氏

則所列名目當出鄭注而次序不同今本或張氏所據

鄭注爲未經倒亂之本賈氏別據倒亂

之本乎然二人時代不隔疑莫能明也賈疏尤謬特以

其爲古說。列諸卷首。而以鄙見附書於左。

筠案此書名以說文解字者。說其文解其字也。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是也。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卽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爲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旣分經緯。卽不得名曰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

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也。

詩有六義亦以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

說文敘解釋六書乃全部之條例也然考之說解言象形矣云從某從某卽是言會意矣云從某某聲卽是言形聲矣而指事惟於上下二字言之仍不出敘所言之外且下字說解小徐作從反上爲下大徐始作指事耳餘惟隻字大徐曰指事害巴二字大徐引小徐曰指事然隻以會意定指事非指事純例害以會意定象形巴則純乎象形蓋二徐皆不知指事也故繫傳多誤以會意爲指事大徐不引則勝小徐之一端也若夫轉注假借則全書未嘗言及

遂有謂許君明於象形諧聲昧於其餘者噫是未潛心之故豈可以訾許君哉凡其或言或不言者皆屬詞之體當然而非有明昧於其閒也說文每出一字必先說其義後說其形此定例也如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此字義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此字形也苟不出象形二字將何以爲詞哉至於轉注假借爲形事意聲四者之緯故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老從人毛匕則會意也考從老省万聲則形聲也以此推之凡轉注字皆然故知轉注假借卽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乃用字之例非造字之本仍以敘文所出之兩字見其例則欠部歟歟也歟歟也言部諷誦也誦諷也同在一部

是謂建類一首。其訓互通。是謂同意相受。至明白矣。設於
歛下云與歛轉注。諷下云與誦轉注。人將不訾其不知轉
注。轉訾其不成詞矣。然考老同部同義。而且疊韻。此例之
至狹者也。從而廣之。則交部𧆸。衺也。衣部衺。𧆸也。雖非建
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也。更推廣之。爾雅釋詁。則尤浩博
無涯涘矣。獨是敘於假借舉令長爲例。而本字下竝其假
借之義不見。較之考老似尤疏闊者。則以全書說解半皆
假借也。卽以開首一句言之。惟凡思也。太滑也。是惟初太
始一句。卽有二字假借。苟依本訓。而曰思初滑始。尙可通

乎然則假借者觸目卽是啟口皆然其不待強聒又彰彰矣惟六書之中指事最少而又最難辨以許君所舉上下二字推之知其例爲至嚴所謂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物有形也而事無形會兩字之義以爲一字之義而後可會而上丁之兩體固非古本切之一於悉切之一也一有訓爲天者然以解下之一可也若以解上之一則物有在天之上者乎且奚必在天之下卽吾之局腳凡在書案之下獨不爲下乎則此書案卽下之一也是以天解下之一而亦不可也一有訓爲地者然以

解上之一可也若以解下之一則物有在地之下者乎且
矣必在地之上卽吾之此冊在書案之上獨不爲上乎則
此書案卽上之一也是以地解上之一而亦不可也惟有
二上三下以兩畫成爲一字上下本非物也然視之而已
識上下之形兩畫旣皆非字則幾無以爲義然察之而已
見上下之意總之以大物覆小物以大物載小物於是以
長一況大物以短一或一況小物了然於心目間而無形
之事竟成爲有形之字矣然而短一縱橫惟意長一可橫
不可縱者何也此小大之辨也博者必厚其縱數不待表

而著小物則或博而卑或狹而高要爲大物之所能覆載而已試觀天之下地之上山嶽則巍然峙也是上丁之形也邱陵則逶迤相屬也是二二之形也明乎此而指事不得混於象形更不得混於會意矣余於其他偶舉爲例惟指事必盡出之段茂堂嚴鍊橋皆知指事而不盡言蓋將待我開山也故逐字區其族類以告來世

六書次第自唐以來易其先後者凡數十家要以班書爲是象形指事皆獨體也而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會意形聲皆合體也而會意兩體皆義形聲則聲中太

半無義。且俗書多形聲。其會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卽此足知其先後矣。轉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後亦不可淆者。轉注合數字爲一義。假借分一字爲數義也。故以六書分爲三耦論之。象形實。指事虛。物有形。事無形也。會意實。形聲虛。合二字三字以爲意。而其義已備。形聲則不能賅。備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鍊之以火。鎔慢一字。其器兼用金木。而皆分爲兩體。此尤不能賅。備之明驗也。轉注實。假借虛。考自成爲考。老自成爲老。其訓互通。而各有專義也。卽桷棖挹抒。同爲一物一事。而名從主人。各有所謂而不可。

改也。若夫令爲號令，而借爲令善，長爲久長，而借爲君長，須於上下文法求之，不能據字而直說之，故爲虛也。凡變亂班書之次者，皆不察其虛實者也。

班志列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何也？形聲一門，兼象形指事會意以爲聲，於省聲尤可見矣。肘從肉寸會意，故紂酌等字從肘省得聲，苟不先有會意之肘，將何以爲聲乎？此舉大體而言，古文亦有形聲字，如言字是也。篆文亦有指事象形字，如古名乞，後名燕是也。

一字之蘊形聲義盡之，卽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統之。

卽如天字一大其形也顛其義也他前切其聲也兼明之而一字之蘊盡矣象形形也指事會意義也形聲轉注假借皆聲也夫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專屬之聲者假借固無不以聲借也有去形存聲者石鼓文其魚佳可卽維何也是謂省借有字外加形者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盍行乎鄭注盍當作盍商頌百祿是何僭何其本義也左隱三年傳引作荷是也是謂增借而省之增之其聲無不同者故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同之字如禮云射之爲言者繹也知射古音繹繹數同從墨聲

振鷺在此無數中庸引之作射也。

凡云古字通用者乃注疏家體例固然實係以

聲借用非其字本通也首手尺赤皆通則亦無不可通此類以不效古人爲是至於轉注則同

物也而命之者不同則字不同同一事也而謂之者不同

則字不同古人用字貴時不貴古

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時不同也聿筆

弗不律地不同也皆取其入耳卽通也推之周人言山必

南山衛人言水必淇水豈以遠稱博引爲豪哉今人好用

古字乃不足之證非有餘之證文之雅俗在乎意義不在字體也

取其地之方言而制以

爲字取足達其意而已而聖人所生之地不同也唐虞三

代遞處於山西河南陝西之境孔子又生於山東各用其地之方言不得少轉注一門矣故同一持也而縣持曰挈

脣持曰拙。閔持曰操。握持曰摯。則不同也。然此猶有縣脣閔握之分也。乃揅搥批抑皆猝也。欸媛皆美也。娛嬉皆樂也。義無異而名不同也。以至爾雅釋詁。一名而累數十字。未已是又兼假借而爲轉注者矣。蓋意有輕重。則語之所施亦有輕重。是以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義也。口中之中之聲同也。轉注者。數字而一義。何爲其數字也。口中之聲不同也。故其始也。呼爲天地。卽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爲人物。卽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是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後也。有是聲。卽以聲配形而爲字。形聲一門之所以廣也。

綜四方之異極古今之變則轉注之所以分著其聲也無其字而取同聲之字以表之卽有其字而亦取同聲之字以通之則假借之所以蒼萃其聲也是聲者用字之極也聲之時用大矣哉

聲音遞變字以孳焉卽如母古音如米玉篇彌莫奚莫移二切齊人呼母嫗乃弟切母也姐茲也切引說文蜀人呼母案彌米音近爾又彌之聲今呼嫗如乃玉篇嫗又女蟹切乳也音與乃近則以雙聲字當本字音也且古音疽又米之聲轉然則嫗嫗姐三字仍是母字其聲既變其形因以變耳廣韻媽

莫補切母也案今俗呼爲馬平聲蓋馬古音如某是又母字之變也惟娘字別一音不由母字變耳又如古謂之糗今謂之麌幽宵古音通轉是以如此玉篇糗有尺沼切是卽麌之音也印林曰母古音在之部米古音在脂部謂母古音如米者非也今人之口舌之脂不能別非古音本然也然求古音近米而屬之部之字竟不可得吾無以譬況之江晉三諧聲表與某字並定爲古莫海切部分是矣從之可也然母米雖不同部其轉音則相似所以母轉而爲嫋嫋也嫋嫋並由余得聲與米同在脂部嫋又轉而爲姐

爲媽。且聲馬聲並魚部。𧔉𡇕母與雨韻當卽是讀姐讀媽也。卽嬾字亦未必不由轉音。蓋魚部字與陽部字古亦相轉。如離騷九疑續其並迎與告余以吉故韻迎卬聲古音在陽部。春秋寶乾圖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呂廣爲韻皆魚陽通轉之證。然則嬾卽姐媽之轉。未可知也。譬之我爲吾爲予。又爲卬爲𠙴爲陽。亦此理也。至馬字古音亦不如某某之部馬魚部。江晉三定爲莫戶切。是也。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爲影與神。更不能以它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如天以一

大爲形。惟天爲大。故無與二。且包乎地之外。豈不在人之
顛乎。旣在顛斯。必有他前切之音。不能讀爲地。讀爲人矣。
卽地爲形聲字。然亦聖人先名之爲地。而後以土定其質。
以也。諧其聲。故天曰神。地曰祇。而許君之說神祇也。曰天
神引地祇。提其音各相近也。乃後人說字。或如介甫。於形
聲字鑿求其義。或離字形以冥按其義。或附會他字。以求
此字之義。豈有當乎。

許君之立說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
造字形。故其說義也。必與形相比附。其直以經典說之。而

無書曰詩曰之等者皆本義也。經典不見本義者遂及漢賦。漢賦又不見者博訪通人故有恆見之字而說解反爲罕見者爲恆見之解與字形不合也。利自此生蔽卽自此生反古復始其利也。古義失傳之字形體傳譌之字必欲求其確切遂致周章其蔽也。

印林曰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十五曰麾今作摶同呼皮反又卷一曰手指曰麾謂旌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案說文無麾字指麾之說見麾下筠案旋下扞皆云指麾則麾卽麾也。手指之說見摶下筠案摶以裂爲正義其下皆云指麾則麾卽麾也。手指一說則與麾同字則摶麾同字也。說解

中指麾作麾。蓋許之說解原用隸書。隸無其體。不可貺造。猶篆無其體。不可貺造也。篆用麾而隸用麾。使人一見而知篆之麾卽隸之麾矣。鄭康成注周禮。經用古文者。注仍用今文。亦此意。今人字字依說文點畫。強造以爲古。豈許君意哉。筠案印林此說爲拘泥者。破其所挾持。如歛下云桓游旅下云流。尤其易了者矣。

部首本無深意。祇是有從之者。便爲部首耳。如延字可隸又部。然以延字附其下。則從延ノ聲。文義不順。故不然也。然亦有無從之之字。而爲部首者。則必象形指事字也。如

能熊羆本一類之物。然熊在能部可也。苟以羆字附其下。則從熊罿省聲之詞不順。故能字獨爲部也。是以有可附麗者。卽象形字亦或在部中。如互附筭下是也。不得以始一終亥。大體有義。遂依小徐部敘字字求義。如序卦傳之不可遼易者。以致周章不通也。

象形指事字必是三古所作。而許君附之他部而不使自爲一部。以符制作先後之序者。亦有其故。象形字之不爲部首者。畐附田部。𡇗下厃附又部。厃下朋附鳥部。鳳下𦥑附采部。番下朢附禾部。秔下𦥑附金部。鑑下互附竹部。筭

下史附艸部蕡下此許君省繁爲簡之法也苟以匱ム明
毋朢互臾爲部首而以曜玄鳳番秫鑑箕蕡爲之重文則
多此八部與全書以小篆領字之例不符故雲裘箕旣爲
部首而仍不以𠂔求其冠部爲零𦵃𦵃三字無所附麗
也若其他之一字爲部者惟它有重文蛇可以入虫部若
夫衆有古文兜而兜不可入凡部也𠂔有古文畊然將入
田部則川爲主義將入川部則失增𠂔爲𠂔增𠂔爲川之
義也至於鳥焉則以下半相似人之鳥部主以上半相似
入之一部壹以口義可附入之口部故知五百四十部者

欲其分明而苟有可附卽附之不欲其零星混目也。惟
萬回三字似當各爲一部。象電形當是古文電字。不
當以爲指事兼會意字。萬亦象形。不當以爲從內。回字象
淵及雷形。小篆回變錯也。指事字之不爲部首者。丽附鹿
部麗下與畝字一類同意。畝本田。加田仍是本義。丽本
兩鹿皮加鹿仍是本義。故可入其部也。凡此類字皆是遞
增偏旁。會意字亦有之。或省爲正文。或附其下。次序爲
合。衡爲正文。或附其下。則次序不合可知。許君亦多因便。
初無一定不易之例也。

指事二字須分別說之。其字之義爲事而言，則先不能混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它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混於會意形聲矣。以是而名爲指事，斯爲確見也。卽以許君所言日月江河武信考老令長明之日月江河皆物也。令長旣借爲官名，則人類猶之物類也。其字義先不屬事，無論已。武信考老，則皆事也。而武從止，戈信從人，言老從人，毛匕皆屬會意。考從老省，刀聲，則屬形聲。凡皆合數字以成字。初無不成字者介乎其間，是字義屬事，而字形不屬指事也。知其不爲指事者，而指事

者出矣。若吾乃人爲之物。已乃天生之物。且其字皆象形。而小徐以爲指事。豈不引入入岐路乎。故吾強聒而不舍也。

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旣夕禮注今文銘皆作名。或據此二事以爲許君於儀禮概用今文。是又耳食也。茲於許從古文者備記之。以明其無所偏主焉。士冠禮古文紩爲績。彖部說解結字屢見。糸部不收紩。士昏禮今文阿爲庚。广部不收庚。士相見禮徧嘗腊。今文云咼嘗腊。口部不收咼。聘禮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又見梧似悟之譌。釋詁則作遷。言部訝相迎也。

今文赴作訏。言部不收訏。古文資作齋。貝部資。貨也。齋持遺也。知其依古文作解。士喪禮。今文鬢爲剔。刀部不收剔。古文褶爲襲。衣部不收褶。古文簪爲耆。彫部不收簪。旣夕禮。古文旣皆作廡。瓦部不收旣。今文杆爲桺。木部不收桺。今文掘爲玲。土部不收玲。士虞禮。今文溲爲醕。酉部不收醕。以上皆從古文不從今文者也。又有古今文竝存者。聘禮。今文竝皆爲併。古文饋爲旣。此四字說文雖收于各部。而考其音義固同也。特牲饋食禮。古文饋爲犧。則收爲重文者也。至於士冠禮。古文儻爲離。案鄭注。儻皮兩鹿皮也。

說文麗下云。麗皮納聘。兩鹿皮也。許君於古今文之離讎。皆所不用者易。傳曰。離麗也。許君宗孔子之說。故不用假借之離讎也。

凡依傍一書而成一書者。其心思必苟。其目光必短。雖幸而傳亦必不久。無論它書。卽經亦不可依傍也。許君之精神與倉頡籀斯相貫通。故能作說文所引經典。聊爲印證而已。今人之精神必出許君之前。乃能與許君相貫通。而可以讀說文所讀經典。亦聊爲印證而已。神禹之鑄鼎也。渾然大物也。雖百物皆備。兼具神姦。然使玩其一物。自謂識

開則必爲螭虯𧈧𧈧所侮矣。史記似此鼎說文亦似此鼎。皆洪爐所鑄。渾然大物也。故觀其會通。則說文通矣。枝枝葉葉而彫之。則說文塞矣。宋元人好訾說文。今人好尊說文。乃訾尊雖異。病根則同。皆謂其爲零星破碎之書也。今人所以尊之之語。有訾者起。卽取以實其所訾。而許君真無詞矣。不知羣愚謗傷。固等蚍蜉。而爲羣經之鈐鍵者。亦何待於尊乎。文字在先。祇如計帳。經典在後。煥乎文章。故引伸假借。其用不窮。中古有此語。而上古無之者。卽別造一字。上古有是語。而中古無之者。卽其字雖存。而古義遂

湮祇傳其通假之義故許君說字有支詘者如種類相似
唯大爲甚之類要當以意逆志不可援爲話柄也

許君自敘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部首之大綱以義
爲次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部首之細目不能
據義者以形相系而濟其窮也自唐李騰以其叔父陽冰
書集爲部首謂之說文字源見崇文總目及金石錄林罕
因之亦謂之字源此篤信許君而失其意者也說文重別
故立部首以統之若謂之字源則惟象形指事乃可謂之
源耳然互レ皆象形之純體丁中レ宀皆指事之純體而

附於它部者以其無所統也。部首而從他部所屬之字者。凡三十七。如異鼻皆從丂部之畀。史用皆從一部之中。不當以畀與中爲源乎。且形聲字之不得爲源也。人所易明。而瓠從大部之夸。黃從火部之莢。何以解之。是知尊說文者。尚不知所尊。則毀說文者。愈不足置辯矣。

經書亦論前後輩。又有後人改易。今日之經。有非許君所見者。亦有所收。非古經所有者。無論其他。經典豈有小篆。小篆之作。所以適時。必多溢於經典之外。今執說文某字。爲某經某字之正字。誣也。

文選薛綜注引許氏記字非說文解字別有此名也緣各卷首題云漢太尉祭酒許氏記。孫鮑二本尙存此語

毛本皆作許慎記

故薛

氏云然蓋尊之故不書其名猶毛詩題云漢鄭氏箋也當依

許沖表加南閣二字茂堂說是

指事

許君敘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案天地間物與事而已有形者謂之物故虫阤之屬至渺小矣然亦有形可象也雖狀物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或流於指事物能

生事也。無形者謂之事。故言上下而極諸天之上地之下。如此其大。亦第有事可指而已。雖狀事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亦或雜以象形。則爲是事者所用之物也。惟是許君舉上下以見例。乃例之至純者。日月之類皆然。故余區其類。竝著於左。

一之所以爲數首者。非曰此字祇一畫。卽可見一之意也。果爾。則一畫成字者。爲部首者十八字。列部中者二字。何者不可以爲一字哉。此卽卦畫之單。乃一畫開天之意。故平置之。

三下云從三數與二下云從偶同詞不言從兩一從三二者一象太極二象兩儀三象三才不必由積累而成也顧此從字與它不同祇作象字用耳甲下云從木戴孚甲之象以象形字而言從亦猶此也以二從偶推之一下何不言從奇此五百四十部之首不可言從也猶乾卦冠乎全經大象但云天行健竝乾字不出也

一下云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步木之卜當引而上行物生必自下而上也王字亦然上達之意玉之系自上而下十亦然卜字不著一物是事也

中字形義皆誤說詳繫傳校錄

八下云象分別相背之形案指事字而云象形者避不成詞也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說解云象形者皆然

采下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據許說似是借形以指事然非也且吾意直是象形字與番益一字也

行下云從彳從亍吾嚮以爲會意由今思之許君卽字形言之耳謂之會意卽失許君意矣人之行也必以兩足而步字已從止少矣於是行字象兩足之三屬上兩筆股也

中兩筆脛也。下兩筆趾也。股脛趾皆動是行象矣。彳亍二字則由行字分之而各會其意。非行字合彳亍以會意也。與片從半木同。不與林從二禾同。何也。人必不以一脚蹠蹲而行也。旣無此事。而有彳字。足知其爲由行字分也。行字由人事生。彳字又由行字生。是謂減體會意。彳。小步也。爲其由行字省之。故云小也。彳。步止也。爲其從反彳也。若行合彳亍會意。是左行右止矣。豈有此事乎。

谷部丙下云。舌兒。從谷省。象形。古文作𦥑。案云兒卽屬事而谷與舌各自爲物。初不相涉。許君蓋以丙字無可附。而

古文有𠂔與谷上體同故以字形相附耳一象脣口象舌或人或𠂔皆象舌上之理舌出脣外以舌鉤取物也說文無餚字此其是矣韻會十四鹽餚說文相謁食麥也從食舌聲又勾取也孟子是以言餚之也案黃氏誤說文相謁食麥之字作餚玉篇同別有餚字云古括字明非說文傳謁也又案丙與甫之下半皆外象舌形內象舌理甚相似○經義述聞卷八肉物條引行葦毛傳曰朦甫也又引說文曰甫谷也案今本作甫舌也伯申先生蓋據毛傳以舌字爲謁而改之也不知許與毛不同不可改說文谷之或

體作𦨇。云口上阿也。𠙴在𠂔部。云舌也。象形。舌體。𠂔。下云嘆也。嘆舍深也。艸木之萼未發。𠴎然以𠴎釋𠂔。知兩字

同義。惟𠴎象舌形。故可兼象萼形。若象谷形。豈有似上阿

之花乎。詩釋文引說文。𠴎舌也。又云口次通志堂本作裏肉也。此句

或不出

玉篇廣韻皆云𠴎舌也。其重文𦨇。玉篇在肉部。亦

云舌也。如說文傳譌。不應一切書皆譌也。詩釋文又引通俗文云。口上曰𦨇。口下曰𠴎。則是𦨇在舌之上。𠴎在舌之

下。兩兩相對。證知不可以𠴎爲谷。然亦不同說文。○爾雅釋草。櫓橐含。郭注未詳。釋文搜俱縛反。然則櫓者譌字。玉

篇無之案以毛傳膿函也推之攬橐舍者三字各爲一名皆蓓蕾也谷部之重文有啗膿攬膿同韻舍函乃同音皆假借字也橐雖無徵然囊橐盛物腹必果然猶今人謂蓓蕾爲膚朶膚朶者大腹也皆比象之名也蓋釋草篇自渝芻蕘華榮以下皆通言之惟卷施一條雜其中是一物之專名猶釋木木自檠神以下皆通名惟檮檜是專名釋蟲翥醜鵠以下皆通名惟螟𧔉𧔉是專名也以說文校之則芻蕘華皆榮也蒟芨菱乃寫芨皆根也櫻橐舍下連華萼也則櫻橐舍爲未開之蓓蕾而萼榮爲已開之華正相連

屬也。

牛下云象形實指事字也。山有山形水有水形惟其爲物也。牛是何物而有形哉。且其說曰。相糾繚也。糾繩三合也。繩纏也。則是牛象繩形也。一曰瓜瓠結糾大徐作牛而依
小徐者與上糾
糾釋牛也。糾則牛又象瓜瓠形也。且部中笄字說云。糾之相牛者。是凡物之糾纏者無不可用牛也。況云相牛。是作動字用矣。乃許云象形者。凡物相牛必有形也。絲之古文。亦相糾形也。然是一物。故其糾也必交。則此物纏於彼物之上。篆但有糾之之物之形。而無所糾之物之形。

故其糾也不交。但據所見而已。糾之之物初不斷絕也。
辠下云叢生艸也。似是象形字。然下文以辠獄申之。則疊
韻形容字也。知爲指事矣。此部所以次辠部後者。形微似耳。○辠字之意。全在首四筆。

爪下云。爪也。覆手曰爪。象形。爪下云。持也。象手有所抓據
也許以爪說。二部一義。案爪部字及它部從爪之𠂇執
覬三字皆持義。不誤。而以爪爲持則似誤。爪俗作抓。把搔
其義也。本部孚從爪子。爪其子也。大徐之說。則是又而非
爪也。爲下云其爲禽好爪。非好執持也。他部從爪者。父肅
采采首至。皆把搔義。再媿媿絲。則執持義矣。至印臤二字。

則直作叉字用矣。從其多者論之，以把搔爲主也。蓋執物者指不必向下，搔物者指必向下，此指事之明驗也。

門全體指事，非從廸廈也。廿年前初讀說文，所見闇合段氏。由今思之，此所謂據形系聯也。門部前承廸部，部中有廈讀者卽昧無容，不見此必許君元文。非經校改也。說云兩士而士無作出者，卻似手字。許不謂手也。設曰從廸廈，則廸廈之訓皆曰持也。戰士豈似鄉鄰之門，互相挾扭乎？是徒搏也。何兵杖之云？○康下云：門相孔不解也。案門與孔連言，似門可從孔者，然此正所謂鄉鄰之門也。故下文

又申之曰豕虎之門不相捨則是一與一也非兵連禍結
之謂印林曰疏解許義祇得如此說然吾未聞門者人在
前而兵在後也筠本懷此疑印林乃發之因思𦥑所從之
𦥑與𦥑所從之已蓋同均非人已之已𦥑亂也已象交構
形蓋構我二人是以交亂四國也然則𦥑之爲執非徒操
持乃是別擇料理之意其物紛紜纏擾故以𦥑象之手以
治之故從手𦥑之𦥑環繞工之上下𦥑之𦥑環繞手之上
下其狀亦同也門卽是從𦥑𦥑闔下云闔連結闔紛相牽
也卽其義矣許說似誤九經字樣云說文從二𦥑孝經諫
諱章釋文云兩𦥑相對則今本作

兩土誤。𠂔亦後人誤增門。
乃會意字。與門從二戶同。

卜字許君亦無灼見故存兩說要是指事字印林曰卜義當宗前說兆之縱橫自有兆字當之。

兆之古文𡇗象灼龜之焌𡇗象龜兆之縱橫也段氏以爲八部穴字非也篆文𡇗則會意定指事。

爻字孔子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爻則變矣故象其爻必兩爻之者象貞悔也余弟範曰易大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孔子於小成卦不言爻於重中始言爻故小司馬三皇本紀曰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

尋字當著紙平看不可如艸木字對起看之也仰觀天棚得其狀矣。

予蓋全體指事。釋詁疏引說文曰。推予前人也。象兩手相與之形。較今本爲完備而其義亦不煩言而解。乃字屈曲以象其難。

今下云三合也。案合自是事而許云象形者。物合必有形也不言指三合之事。避不成文也。吾所以知爲指事者。以三筆合之作人形。以三墨合之。亦作人形。豈如日月山川之有定形哉。

出入皆事也。入之形向內，出之形向外，是指事也。

𠂔𠂎皆全體指事許君云象形○𠂔部次𠂔部後者𠂔之古文𠀤卽從𠂔也玉篇作𠀤少一畫𠂔字篆文亦或作𠂔勿勿皆象形無分多寡但與文弗切之勿有嫌耳乃勿篆韻會又引作𠂔○𠂔下云艸葉也𠂔下云艸木華葉𠂔第書之爲𠂔其意自見矣此如畫折枝者然其莖在上花朶在下廣韻五支作𠂔云草木葉縣可證𠀤則以會意定指事左從𠂔爲葉且有根莖自下而上右象下𠂔之形自上而下𠂔爲正面形𠀤則側面形也其首當連於左傳寫斷之耳

口部中字有中實形有中空形有實形有虛形有二而一之形皆指口字言不兼所從之聲音天體之圓無閒者也此中實形也中

規之圓則中空形也圃囿有周垣亦中空形而又爲實物之形也國雖實有封疆亦爲實形然犬牙相錯不能正方正圓則虛形也回圜圉皆虛形也而籀文雷從回淵爲回水淀爲回泉則旣爲雷形又爲水形也回之率鳥也或以网或以籠則口又兼象网與籠是二而一也何也口非物也非物則是指事○竊意回字爲正小篆變爲回整齊之耳當自爲部象形字也許君望文爲義蓋誤印林曰口古

蓋作○。讀若圓員從口聲其證也。唐韻讀羽非切乃以圍之音被之不知圍韋聲故羽非切口何由得此聲乎。凡圓員古蓋皆用此一字後乃益孳益多耳。又曰：「」讀若方蓋卽方字其形正方亦可證圓之當作○。筠案韋下云口聲印林說似誤然皮之古文「」及革皆從○有毛曰皮去毛曰革柔之曰韋三字同物故所從亦同○祇是象形非口字也殆口譌讀圍之後始改韋字說解爲口聲耳終恐印林說是如其不然則是○本有圓圍兩音也。」
「」與口同意祇畫其三面者與口相避也。印林曰：「」是方

形與匚同意。

囧下云窗本作窻今改牖麗度闔明也象形案此字之形與匱相似皆是外匡內櫺而不得與匱同爲象形者取義于麗度闔明也。

母下云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案此是全體指事並不必言從一母以穿爲的義持字牽連及之上言物下言寶貨欲其該備也其實貨貝而寶龜龜亦無事於母之祇謂泉貨耳下文貫下云錢貝之貫猶漢言緝今言錢串是母虛而貫實要之母字足該貫義貫蓋後起之分

別文矣。

𠂔下云艸木實垂𠂔𠂔然象形。吾詳思之。知爲指事。蓋第云艸木實。則可以果字推之。謂爲象形。云垂。則是事。云𠂔。𠂔然。則尤曉然。屬指事也。篆蓋本作𠂔。上其蒂也。下。則外爲實之輪郭。內爲實之文理也。下垂之物多叢聚。故籀文三之。非徒尙繁縟也。如所轄。橐。橐二字。栗有房。纍。纍。垂樹上。栗雖僅有二穗。竝無三穗者。然一穗之穢。亦纍纍如貫珠也。○詩書爾雅。皆有𠂔字。而說文無之。似卽𠂔之變文。𠂔讀若調。乃部𠂔從𠂔而讀若攸。廣韻或作迺。是其比也。

書云秬鬯二卣秬鬯一卣知卣所實者鬯也。鬯讀若調蓋取芬芳條鬯之意乎。博古圖所收之卣其銘皆曰尊彝惟樂司徒卣上鬯字牧敬卣字皆釋爲卣然其說上鬯也。曰加比未詳案加是从非比也。且左半直是斥鹵字也。若卣字又恐是鹵字。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案是全體指事

克下云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二義不甚連屬而所謂刻木者則以古文篆與彖相似也。余未能解但卽其說知爲指事耳。玉篇又有古文鬯或卽是鬯字夢英書部首作

合戶。廣雅疏古文舊文略引。合，字變。舊書諸首卦。
彖下云。刻木彖象也。象形案上象其交互之文。下象其分
披之文。要之不定爲何物。不得爲象形也。彖象猶云歷錄。
形容之詞。彖部所以次此者。自乃以下。皆艸木事。克下云。
刻木。又古文彖與此下半同也。

凶下云。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上承曰部。曰是掘地。口
與其外相似。故得地穿之義。云交陷者。交以釋乂。陷同邑。
邑在臼部末。故取以爲義。但彼是陷穿。故從人從臼。皆實
象。此是凶惡。特假象以明之。乂非五之古文。口非口犯切

之口

耑字不得爲象形者。凡物之耑。非有所的指也。

耑下云倚也。小徐作病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案無論云倚云病皆是事字形則許說已盡之。

丙下曰不見也。卽是事。又云象壅蔽之形。卽是指事。

彑部弱下云橈也。上象橈曲。彑象毛釐橈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彑。案大過彖傳。棟橈本末弱也許君本之。云上象橈曲。則弓特以象其曲。非弓矢字。又云彑象毛釐橈弱。乃是借毛釐以象其橈弱。非眞彑也。然此可疑說見遼篆。

文下云錯畫也。象爻文。許君此說第指人文不指天文。畫者筆墨之所作也。說文一畫成文者。凡二十字。他如三氣。三川。厃。其形相順從而無改易者。不多見。餘或左右異向。或互相交午。所以盡文之變也。文字上體分左右。下體則交午。故曰錯曰交。乃爻亦相交。而爻文不可易讀者。爻乃六爻上下兩卦。爻者言乎變者也。變乃玩其占。而變不定其在貞在悔。故爻字上下皆交。豈可以代文字乎。

厃下云。姦袤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厃。案營者環也。其文曲如環也。然環而不交。何也。公無阻隔。循環無端矣。

ム者祇欲自利其曲如鉤不能通達無阻礙也。

麗之古文丽當作丽案易傳離麗也兩相離謂之麗麗皮納聘兩鹿皮也是其事由附麗而來豈非事乎而而之形則是兩鹿皮形也不似象形字乎然丂亦不成爲鹿皮非如虎之爲虎文仍以兩相附麗者見其意而已則終歸於指事矣蓋此字以麗皮納聘爲本義旅行爲引伸之義以丽字之形知之小篆以其不明了也乃加鹿以定之耳許君說解似失其序丽聲固誤段氏刪聲尙未盡善一字遞增不得云從也若曰從古文丽斯無語病耳

永字仍是水字屈曲之以見其長耳。

飛字全體指事。說云象形者。飛固有形也。上爲鳥頭。三岐者翁。左右分布者羽。中一直爲身。不作足者。此背面形。直刺上飛之狀。不見足也。直是鳥形。而云飛者何也。鳥字篆文。以一筆象翁。此以三岐者。奮迅則開張也。之羽向下物之性也。此羽向上者。以見奮飛之意也。

蜀下云鳥在巢上。解字義。卽解字形也。上象鳥。下象巢。苟以弓作已字。囙作凶字。合之不成意。故以象形蔽之。亦如說飛以象形也。鳥栖是事。上下兩體皆非字。則是指事。乃

古籀文𠂔𠂔上半直不似鳥形蓋古義失傳者多矣。

人入厂入皆指事雖入下云從反人入下云從反厂似會意者然此就字形言之若論其義則各自成體如人又然不可反左手而爲右手也○周易八純卦相對相當不可反對此足象之

丂部レ下云鉤識也從反丂夫丂字象形レ字隸其下又云從反丂則似會意字然說曰鉤識也與今人鉤股同事於丂了不相涉祇成爲指事耳

宀之屬指事也宀部牢下云從冬省

冬省卽是宀字而不曰從宀者牛馬冬乃

入圃言從宀則其義遠也取其四周巿也是其義也然則何不以口爲

宀曰口固象回巿之形然從口者如國邑園囿之類則口乃城郭垣墉之形如環無端不足以見始終義也宀以上半象其回巿而以一斷之則終矣乃又有兩垂通於一之下者終則有始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宀爲終始之終之古文不爲綵絲之終之古文終既從糸許君不能不以糸說之而宀實爲終之古文不可不系之終下是在細心人善會之音許集舉之在翁國武氏所著卷八會二下云從偶此亦獨體字也三下云從三數此不云從偶

數者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未見數字故言數此已云地之數也故不言數汲古本依小徐刊補一字非也地自成爲二數不可湊合兩一字也夫天一地二爲數之始而乾卦冠乎全經實兼三才而各分其兩初二兩爻地位也初言潛不言地人所不見也二則言田矣三四兩爻人位也人本乎地而親下故三言君子四不言人不言龍者其事非人其位非龍也應乎初故曰淵淵者潛之所也承乎五故言躍躍者飛之漸也五上兩爻天位也五言天上不言者人所見爲天也不見則亢矣天地人各二位而二專爲

地數者陰數偶也。

升下云平也。案兩體非字。祇象其平耳。說詳存疑。

宁下云辨積物也。知爲積貯之古字。借爲當宁。既久乃加貝別之耳。其字作𩫑。當平看之。卽如禾麻菽麥同貯一屋各有筢箠。其相距之地皆不作正方正圓形。故字作六角形也。段氏豎看之誤也。惟盛米之𦥧。卽在部中。未免以虛統實。而宁又非物名。不能列于象形。意者缶是缶。乃瓦器也。市部帽載米𦥧也。字從巾。蓋以布爲之。又𦥧下云蒲席𦥧也。則又以蒲席爲之。特以與帽一類牽連從巾矣。則知

卽是今之布袋去缶太遠故附宁部邪。

𠂔字對起看互相牽連之狀也。

五之古文乂指事五下云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卽其義言交午者五午同音可借也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縱一橫曰午賈疏十字爲之案一縱一橫正之則十字裹之則乂字故知午爲借字然以壺涿氏五貫杜子春改爲午貫推之安知儀禮不本作度尺而五乎○一二三五七八九皆指事四六十皆會意許君惟以六十爲會意餘多云象形案此乃寓形也五筆是五五墨亦是五因物乃有形故謂之寓形

不可云象以爲指事斯無弊矣惟許君子一二三四五皆逐字說之不使牽連最爲精詣玉篇四下云次三也五下云次四也六七八九下皆云數也十下云天九地十數之具則成算博士矣然籀文三早是二二如四非皇頡製字精意也許君以一三列於一篇二列於十三篇八列於二篇十列於三篇不使類聚於末蓋有微意由此推之則千誠無如何矣支字之類聚也

九下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與一

乙下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與一

同意乙承甲象人頸丨下云下上通也與此不合繫傳曰
丨音徹是知丨者中之殘字也中下云象丨出形有枝莖
也則與此乙同意謂丨之下半直與丨同也其上固曲故
云冤曲象人頸之說周章說見存疑

午爲陰逆陽而出故曰與矢同意午與弁形亦近然矢物
也有形可象午非物豈有形哉故曰同意也

以上皆獨體指事乃正例也

旁下云闕謂丂也案此以會意定指事字也許君專以方
爲聲亦有遺義從上從方乃上下四方旁薄充塞之意丂

則狀其無不到之形也。所重在𠂔。故歸諸指事。不入會意也。

𠂔字之說以觀𠂔爲義。觀𠂔則事也。大觀在上。故從二。而𠂔則觀𠂔之狀也。

牟下云。象其聲氣從口出。牟下云。象聲氣上出。與牟同意。許說言象言意。實則以會意定指事字也。牟半皆事。無形可象。故以牛羊會其意。而上半象其聲。聲乃事也。故爲指事。又案讀此兩字。須用二合音讀之人。靈故其聲效人。與時變遷。秦漢不與三代同音。六朝不與漢魏同音。沈約定

韻以後仍有一字而七八見者而方言又隨地不同也物
蠹故聲秉於天終古不變牟半二字苟如今讀豈似牛羊
之聲哉讀半當用侔字發末字收讀半當用弭字發滅字
收則似之矣乃知有反切而音皆失其本又知古人韻緩
之說非漫無主宰也

干部二字皆指事兼會意干之兩體皆成字似會意純例
然從入而到之者言其入之也不順是意也而所從之一
則非一字也但言有是物焉而不順理以入之耳猶毋之
從一亦非一有禁止義也故羊字既承干而言矣然不曰

從干從一而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則是羊字從到入從二而不隸之二部者亦非二字也。二視一較厚故羊甚于干矣。弔字則反乎干羊以爲言上不順理而干下下亦不順理而弔上口亦非字祇是指事也。

只字重八不重口然氣之下行無由見也故以口定之八在口之下者試言只則脣下侈也。

又下云手指相錯也夫錯則五指皆錯矣卽又字省爲三指亦當有三指相錯今乃一指者聊以見指中有相錯者耳一字亦不成爲指也。

支下云。扌象決形。決物用手。故從又。扌。祇是決之之狀。嚴
鍊橋疑當作夕聲。有理姑隨文說之。

尹下云。從又人。握事者也。握以說又。事以說人。然十二篇
「」二字皆無事義。恐「」非字。祇是以手有所料理之狀。
要亦依文訓義則然耳。古文作「」。君之古文作「」。握之
古文作「」。汗簡作「」。爾繹山碑作「」。然則「」尚本作
「」。周月兩手相交。有所事之狀也。「」是端拱無事。故不交。
「」者治也。治事則手交流。傳既久。或改之。而與拱手之「」
相同。尹字別無所加。更與「」混矣。故改作「」。如「」、「」變爲

𦥑殊失以會意爲指事之妙。此小篆不及古文也。乃友亦從二又相交。而焦山周無事鼎銘作𦥑。所交者肱而手復相背。所以表其爲二人之手也。𦥑則所交者指而手相向。所以表其爲一人之手也。𦥑則四手相交。乃兩人共爲一事之狀也。

畫字。弣田會意。口指事。說解云。弣所以畫之。韻會十一陌引作弣。所以畫之是也。弣從弣一。小篆從弣者。金刻率從弣足徵二字同意。段氏本誤多一筆。

甘曰二字見存疑。

昌字從日會意上半指事籀文從口與日同意其象形則別說不謂其從口矣禮記笏備用也因飾焉字之輪郭以象其方正內以象其飾也然其字或亦用正文昌說文拈字引史記夏本紀在治忽崔駰曰鄭本忽作召注云召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

乎下云語之餘也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

豐下云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案豐滿自是事

高下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案自下獻上故從高省又云曰象進孰物形者曰非字乃衍文○可以象孰物

者與豆之古文豆上半同意也。

富下云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所以表其非田字也滿亦是事孟子禽獸偏人祇是滿引伸之義故說文無偏字遍又偏之俗字

父下云行遲曳父父象人兩脰有所蹠也父下云從後至也象人兩脰後有致之者久下云從後炎之象人兩脰後有距也三部相連父部下有舛舜韋第四部者皆因父而連及之字義皆謂事字形又相似故皆以象人兩脰爲詞云象人者三字去其末筆卽人字也不云從而云象者蓋此三字設云從人則其字形皆不甚可解父之所蹠不在脰下而在脰上不可解

也。第以丶出兩脰之前後用爲車輪曳踵之象而已。久與
隶及同意然從又可解。丶祇是象惟自後及之故。丶不出
前足之前亦不似久之在後足之後也。今人之言久也。以
物柱物謂之久。以物塞器口謂之久。以椎加楔于鑿中而
固其柄亦謂之久。此三說者惟第一說與久諸牆義相比
附然人固無事于堵拄之故第云象人且不分前後脰而
直在其後久之者欲其堅固也。故長久之義生焉。

朶秀孕三字說見非字篇

朶下云止也。從朶盛而以依朱文藻
鈔小徐本一橫止之也。一無止

義祇是有止之者耳。

西下曰覆也。此用覆字下一曰蓋也之義。非要也之義。口下云覆也。西從口。故同其義。口爲正。口在上而覆下也。口爲到口。自下而覆上也。故曰上下覆之。夫在下曰薦。而不用寒字。上下薦覆之文者。以口部第言覆。而口不得爲字也。上又加一。如包物者重複裹之也。妥字說解云包覆。重故知覆有包義。重複裹之斯反覆矣。故部中字皆取反覆之義。

俞下云象衣敗之形。言敗卽是事。知此字除巾之外。其四畫皆破壞之狀也。敝字蓋以幘也爲正義。其一曰敗衣云。

者蓋由經典借倣爲尙故加此訓也顧尙訓敗衣而蔽乃從之者此借其意以用之刺繡之文必有所穿殘故以新物從破物之字亦猶易卦之反受矣

子從子八象抱子之狀

豕下云豕絆足行豕豕可以疊字形容知爲指事矣與暉形同義亦近但較直捷耳

暉暉暉大略相同暉暉意皆謂馬則是物也然暉下云一絆其足則一歲之馬卽當攻治調習故絆之而一無絆意是由會意而變爲指事之字也暉下云二其足則以二爲

記識猶之本末朱是由象形而變爲指事之字也。𠂔下云
絆馬本是事又從馬而以口指其事是以會意定指事字
也。

夾下云從亦有所持所持謂从去从祇有大字而不言亦
省者从正當掖之所也盜裏物畏人見必衺藏之故
本其意而入之亦部不入大部與夾之大俠二人不同意
鄙下云雨零也。依廣韻引從雨唧象零形說見非字篇

絕之古文劙絕之是事所以絕之者在上上非字則是指
事何以謂之兼意也曰從二絲也今篆作四从誤也已見改篆既云二

矣。則是本不連續。何以謂之絕。曰。二絲本一絲。絕之而爲二也。然則何不作𡇗也。曰。如是則疑於以物束絲也。然則作𡇗可矣。其作𡇗奈何。曰。二絲仍是一絲。二土仍是一土。取其察而見意。故兩之也。

畝下云界也。從畠三其界畫也。案田與田比。中必有界。以一象之。而上下各有一者。田無窮則界亦無窮。以兩田見其毗連之意。而三界以見田外之田。且無數也。

四下云陰數也。象四分之形。竊疑從八。而口則非字。說見存疑。

七字許君說解盡之。說云從一，一卽陽也。猶卦之單也。微陰從中衰出也者。自子月至午月。閏月凡七而一陰生焉。律中蕤賓。陰氣萎蕤。生于下也。陽喜其乍至。故賓之也。陽中有陰則不純。故爲少陽。

未味也。味亦事也。云象木重枝葉者。木字上曲者象枝葉。此加一曲也。

以上皆以會意定指事。惟臯臯二字牽連及之。然則何不以爲會意乎。曰。字義重事不重意也。卽如首一字爲旁。旁下云溥也。則旁薄乃其本義。而從上從方。不足表明其意。惟

𠂔乃足發揮之故以爲指事也

𠂔字以會意爲指事者也。易曰品物流形。品乃分別之意。非多言之意。惟其相連。是紛挾糾結也。印林曰。漸謂多言。是品字本義。以從三口知之。以所屬兩字。一是多言。一是鳥羣鳴。知之後。乃爲衆庶之通名。易之品物。亦言衆庶耳。物衆則品類不齊。故又有分辨之意。然則分別之義。引申而又引申之義也。筠案。𠂔。驚諱也。品。衆口也。獨於品言衆庶也。則品之從口。譬之戶口。以一頭爲一口也。龠三孔。卽從品區下云。品。衆也。蓋卽區以別矣。意也。署。品臨皆從其

聲者無論。且乾卦象傳萬物品物庶物三易其詞者。乾元資始。方當受氣。故言萬統詞也。亨則流形。其形各呈。故言品別詞也。庶物則對首出言之。凡庶芸芸。高下不分。卑詞也。吾說品以分別。正不遠耳。

欠字亦然。卽反𡇗字。下半明是人字。而說解不曰從人氣。而曰象氣從人上出之形者。人之欠伸。大抵相連。卽首張口而氣解焉。氣不循其常。故反之以見意也。

與上一類小別。以其卽意卽事也。

牽字指事而兼形意與聲。以吾思之。聲非徒聲也。從虫之

古文玄非從元東部寔下云。車者如東馬之鼻。從此與牽
同意。不特兩字皆從口爲同。寔從篆文車。牽從古文玄亦
同也。蓋牛性之順者。以繩繫其兩角而牽之。其不馴擾者。
異鄉穿牛鼻中隔之肉爲孔。以大頭木橫貫而牽之。吾鄉
以鍤爲之。名曰鼻箝。下爲兩块相對。入牛鼻孔。其上長股
繫於兩角。別以繩繫長股中央。以牽制之。故玄在牛上者。
以箝制鼻之狀也。口在玄字腰中者。以繩繫箝股之狀也。
故牽從玄意兼聲。非徒聲也。又案凡畜皆可牽。字旣從牛。
則字形亦惟與牛宜。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

牽之。惟牽牛者皆人在牛前。故玄以制牛。在牛前。口以曳
玄。在玄腰。而口之兩垂者齊同也。口乃繩形。非莫狄切之口。

此指事而兼形意與聲者也。

*字從木而少增之以指事。

矢天交允。皆從夫而少增之以指事。

大字本係指事。則此四字者。或增之。或變之。非會意而
何。曰否。仍用大意而增之。變之。乃爲會意。此四字第用
太字之形耳。蓋大與小對。試思此四字之事。大人始有
之乎。小兒亦有之乎。不過以大爲人形耳。且天者屈也。

屈屬前後失者側也。側屬左右須善會矣。不可謂矢爲頭傾于左。天爲頭傾于右也。

口下云張口也。象形。夫張口乃事也。祇有下脣者人之張口下脣獨奢也。口字象形。口則省口以指事。

此省體指事也。

有形不可象轉而爲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刀以刃爲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𠂔之爲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從刀而以、指其處。謂刀在是而已。刃豈突出一鋒乎。

本末朱三字亦是也。六書故謂本作李。末作末。從上下以會意。非也。古人卽事物作字。後人離事物說字。所注一繆。豪釐千里。小徐謂一記其處者是也。木之本末皆有形。而形不可象。故變爲指事。一記

其上者爲末。一記其下者爲本。一記其中者爲朱。朱者禮注所謂黃腸。吾鄉謂之紅心者也。亦以一記之而已。以藏于木中之黃腸而著於外。且橫亘於其腰。豈物之情哉。然人一望而知也。轉勝本之古文。蓋疑於從木從品。反使人猝難索解也。

面亦是也。百旣象形。而眉目鼻口皆具矣。再區之爲面。是

大難事。於是從百而加口作匱。夫百兼前後是其全也。面僅前半是其偏也。今乃於百之外復有所加。豈有面大於首者乎。曰。面之形已盡於百。於是以口界畫其前後之交。若曰自凶而兩耳而領頤分此一半以爲面焉耳。此及睂字。古人作之甚費力。不及它字之微妙也。

寸亦是也。又卽手一以記寸口與本末朱同意。

尺下云十寸也。從戶從乙。乙所識也。然則非甲乙之乙。與寸之一同。戶與寸之又同。蓋脈有寸關尺。自擊起算爲寸。自肘起算爲尺。尺字向右。寸字向左。聊以爲別。戶祇是人。

故許君曰以人之體爲法

「𠂔」部「𠂔」下云：鉤識也。如尺字本從𠂔而爲後人所改，則是會意

字。

亦是也。按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於兩臂之下點記其處，若以爲象形也，未見臂下生此贅肱也。

裔之古文命𠂔，玉篇作堯。段氏謂𠂔爲聲，非也。小徐曰：𦥑謂衣邊，邊自有形而𠂔非其形。上既從衣，卽以𠂔記衣之下耳。𠂔既非字，又不象形，故爲指事也。

卒字說見存疑。

以上爲一類。

天下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

小徐爲象人作

形古文人也非是介下云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以是明之此謂天地之大無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謂大字卽是人也故部中奎夾二字指人以下則皆大小之大矣它部從大義者凡二十六字惟亦矢夭爻允夫六字取人義餘亦大小之大或用爲器之蓋矣兩臂侈張在人無此禮體惟取其大而已

介卽大字而小變之法仍不異。

匚下云裏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以包說匚謂古用匚今用包也蓋以匚

字曲之而爲匚。字形則空中以象包裹。首列匱匱匱。皆曲身字無包裹意。故知是借人形以指之也。

亞下云。醜也。象人局背之形。醜是事而不可指。借局背之形以指之。非惟駝背。抑且雞匈。可云醜矣。爾雅。亞。次也。賈侍中所本。許君列于後者。於字形不能得此義也。

不至二字。借象形以爲指事者也。云一猶天。一猶地。不似它字直訓爲天地。則有鳥高飛。不必傅於天而已。不可得也。飛鳥依人。不必漸于陸而已。爲至也。故此二字竝非以會意定指事。然象形則象形矣。何以謂之指事。蓋今人不

知古義宜也。古人不知古義，無是理也。而從此兩字者，無涉於鳥義之字，則本字不謂鳥明矣。不字卽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之，則字之由來者事也。而此事殊難的指，故借鳥飛不下之形以象之，乃能造爲此字。至字放此推之，抑此兩字義正相反，何不用倒出爲市，倒亼爲乂之例。曰：其情不同也。鳥之奮飛，羽尾必開張，故不字三垂平分也。鳥之將落，其意欲斂，其勢猶張，故至字或開或交以見意，情事不同，故不可作不，不可作至也。

以上借象形以指事

高字借形以指事而兼會意，高者事也。而天之高山之高，
高者多矣。何術以指之？則借臺觀高之形以指之。從口者，
非音冪之口，乃堦界之口。高者必大象其界也。口與倉舍
同意，則象築也。○堦界之口篆作𠂔，而古文卽作回。音冪
之口篆作𠂔，而從之之网，石鼓文作𡇗，各以意逆不必泥
也。

此自爲一類。以上八類皆指事之變例也。

釋例卷一補正

安邱王筠續纂

公食大夫禮有腳臚曉注古文腳作香臚作熏肉部但收臚是

從古文作熏香

十五葉前二行士表禮之上增此

行字與步字字意雖同而結體不同行者事也必以兩足而不
予皆非足也不子之意仍是行而人必不以一足行是不子由
行字分之而得義也故不子不見于經漢末魏晉始用之步從
止少止少者左右足也一前一後是一步也一左一右則成行
是刺攴也然必步行乃見少字經典不單用少字者兩足竝舉
其狀乃有異渾言之則止字足矣以止字就兩足猶以又字就
兩手故從又者多有手義尤
部只一卑字已不取手義惟行字是兩手也十九葉是由止生少由止少生步行也後七行

行字條
末增此

蓋本借上文櫻鳥階之櫻，釋文譌從手。今本木不譌，而葢則瞿之譌也。二十一葉前一行玉篇無之句下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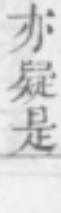
丨部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依許例當言象形，不言者，闕文也。然義在絕止，終是指事。玉篇廣韻皆有駐字曰：點駐也。以主爲丨，又加黑也。與駐字一例，駐天口切，與部中之否同音，卽知庾切之轉音。二十四葉乃人二條之閒增此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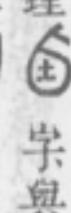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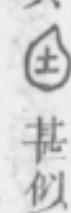
齊侯瓶，差字上半作𠂔，乃眞如華葉叢形小篆整齊之不甚象矣。二十四葉後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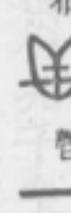
此說非展轉相從。篇末一條是。二十五葉後七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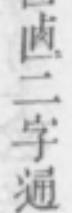
匚指事。匚象形。二十六葉前一行之末增此

吳子苾所得周鼎文曰： 一匚一當是鬯。一匚一積古齋吳

彝文曰、一、釋爲籀鬯一卣、字之形甚似以
積古師酉敦、門、釋爲西門比例之正合、若、亦疑是

卤字假借也、積古齊虢叔大林鐘、字與、甚似而釋爲

迺筠清館周韓侯白晨鼎、秬、一、筠清館

別有一虢叔大林鐘其、作、可證、卤、二字通借吳氏

釋爲迺非也、說文雖無迺、積古齊宗周鐘、從西明白、筠清

館又有虢叔編鐘有、字其詞與大林鐘同、二十七葉前五行之末增此

𠂔部云、靡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吾纂文字蒙求、人之以會意定象形類中誤也、當人以會意定指事、可雖純體指事而與𠂔同意、𠂔既從人、可則上承面部、上一中下、即是人面左右兩曲畫、卽左右皆蔽矣、靡蔽又卽同壅蔽、禮記云、擁蔽其面、即是

此兩字之義也。二十八葉前五行之末增此

說文又曰背私爲公而鐘鼎款識皆作𠂔與說文音沈之𠂔相類不可以背𠂔說之蓋古文小篆多不可合矣。二十九葉前行之末增此

積古齊師西敦西門作𠂔 門 笺清館周敦蕡西宮作𠂔

𠂔

案

卽古文𠂔

𠂔

卽籀文𠂔也

則說文之𠂔𠂔或又

經改易邪抑金文偶省邪積古齊楚會矣鐘有上𠂔字三十葉前一行

𠂔

𠂔

𠂔

增此
之末

𠂔部云匿也篆迟曲隱蔽形讀若隱以隱說之讀又如之是二字也亾部隱蔽也有所藏匿必隱蔽之隱蔽必在幽深之處故曰迟曲謂字形屈曲也

三十一葉丁
條之間增此條

今之度曲者殆猶得古人遺意

三十四葉前三行

筠清館格伯敦有公字釋作谷印林校語曰口諸本皆作𠃍
謂積古齋瀛海筆談錢氏款識朱彥甫掇本皆有此銘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據此銘口當作𠃍𠃍張口也檢九千字形聲均無從𠃍者惟谷从之而又變作口幾不知此𠃍字究何用矣筠案齒字下但云象口齒之形然當是從𠃍𠃍則象齒形一則上下齒中間之虛縫不能上齒在上唇上也況古文𠃍從𠃍明白不能以許君未言遂謂無從𠃍之字也然吾意𠃍祇是口字變體許君誤分爲二而羣書承之積古齋所收簠銘作

𢂔

即蓋

說文从口𠃍大諸體筠清館多同惟邾大宰暨作

𢂔

即蓋

士士皆古字

吳氏因其從古而釋之爲瑚非

積古齋禽彝

𢂔釋爲周

清愛堂款識父中鍾喜作^{父中}、皆口爲口字之明證、且筠清館
格伯敦格伯字蓋器凡入見器之第四格字作^𢑔、以本器證
本器則^𢑔之V是口字父之V亦定是口字矣若謂器有剝
蝕則^士^𠂔二字甚分明也惟是^士^𠂔父^中其口上有所
承乃作此形若口字在上體者則祇有口○二形矣是知口字
不能獨立成字玉篇分毫字樣有古台汪云下羊支切我否兀
似當作否原注云下符鄙切言言汪云上去偃反下切屯无案易否卦從口言言語偃反竝脣破兒三耦殆亦口
字之比廣韻七之不收𠂔五旨不收兀廿阮收言言云言言脣急兒則是連語玉篇言部說同廣韻蓋分毫字樣破字訛
也廣韻收口字於五十五范云張口兒邱犯切五十一忝又收
从字云張口明忝切又亾犯切亾蓋邱之訛是口尚有重文𠂔
也師古敦鑄字之去作𠂔亦可爲南聲○四十二葉口字俗末

說文釋例卷二

安邱王筠貫山學

象形

許君敘曰。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筠案。○以說文韻譜爲正。外以象其體之圓。內以象其無定之黑影也。○以古文明所從者爲正。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其闕以與日別。其內則象地影也。顧此爲迎而視之之形。卽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又有變橫爲直之形。

省多爲少之形。且此爲純形，卽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大抵形聲字後人易於配合，若指事象形會意三體，蓋非古人不能也。聖作明述，具有深意，爰區其類，備覽觀焉。段氏說是者不復說，不須說者亦不說。

下云：雲氣也。象形。三部之後承以王，猶以義相屬。玉似王，玆從二玉，則以形系矣。氣部又承三部，形略似也。氣之形較雲尙微，然野馬流水隨人指目，故三之以象其重疊，曲之以象其流動也。

有形之物而屬於天故用天道左旋之法不與回之象雷同矣

雨下云一象天口象雲水靄其閒也段氏以水爲水字詳許君之意固然然竊有疑者以~~雨~~比例之可知且玉篇有古文雨本部從雨者四字是當有也兩字皆純形雨則形中有意非古文可及也一象天十所謂引而上行讀若凶者此地氣上騰也口則天氣下降也四點則雨形矣非~~雨~~變爲尗也且當作四點今橫長者與米鬯等字引長之同誤不足象形矣推雨之意如蒸籠然地氣之騰火之炎

也。天氣之降，籠之器也。氣無所泄，籠中之水乃下滴，雨下之象也。故地氣發天不應爲霧，天氣下地不應爲霑也。○玉篇
 多四點，朱竹君本作
 少四點，緣是象形，多少任意，惟從少非義所安耳。

火之象形也。五行之中，火不能自爲體，而附麗艸木以爲體，故曰離者麗也。中央似人篆者，下爲柴，而上爲燄，卽第以火論，亦下巨而上細也。左右之不相屬者，火星往往四出也。有謂倒心字爲火字者，其人並未嘗見火，卽吾所謂假它物以爲此物之形者也。


山之上其峯也下其洞穴也

「之峭直者山之體橫出者厓之形

阜之古文作巛巛蓋如畫坡陀者然層層相重累也自阜
是土而非石層累而高不能如石山之突然而起故以巛
象之巛則疊其文巛又仿巛而小變之遂不象形耳數以
三爲極故巛三之自小於阜故兩之也側山爲阜之說陋
水下云衆水竝流謂巛也中有微陽之氣謂巛也顧以說
三卦則可以說水字則隔膜矣巛固當作巛益開類所從
卽是也用作偏旁則不便書寫故直之因竝本字而直之

猶心字偏旁作𡇗，則難於配合，故曳長之。因竝本字曳長之也。要之水字象形，全非會意。試觀繪水者有長有短，皆水紋也。如論陰陽，則川𠂔𠂔三字純陽無陰。川字且成乾卦矣。且井之古文𠁧，沈之古文沿，淵之古文困，津之古文灘，湛之古文濫，縣之古文眡，沫之古文頑，容之古文濬，闕之古文闢。其水皆作𠁧。小徐本竝作𠁧豈不純陰無陽，又似坤卦乎？故知水字但形無意，川字略有意，卽象水字而去其短紋，概作長筆，以見其爲長流耳。然則謂水字從川字而斷之不可乎？曰：不可。人見𠁧篆，卽知其爲水也。人見川篆

非以水字例推之。不能知其爲川也。如晉部說云。从卽臤也。而八分坤作汎。皆與川篆相近也。

泉下云象水流出成川形。許君兼字義字形解之。不得疑其乖悟。然以事實論。言川則必有泉。言泉不必成川。而下方三岐似川字者。旣爲泉矣。非行潦也。卽渟泓一區。亦混混而出。有成川之理。

久象水凝之形。案初寒、蹙凌作此形。極寒久裂。亦作此形。田字說解。韻會引之曰。陳也。樹谷當依今本作穀白田。象形。口此字蓋後增本係旁注。以爲象形句注解傳寫入於正文。遂不可解。今本形字。又譌爲四。愈謬矣。從十。阡陌

之制也。筠案古者田皆井授，經界必正，口以象之，溝塗四通，十以象之，此通體象形字，不可謂之從十也。印林曰：溝洫，凹下者也。阡陌，隆起者也。古田形今不可見矣，但須細思田字之周圍與其縱橫者，凹下者乎？隆起者乎？吾與隆起者印林以筠兼言溝塗，遂有此論。案古田制，惟河南尙存，彷彿在周爲東都，且其地勢平坦故也。塗必高於田，塗下有溝，每春田主各發其溝之土以增於塗。江南則有塗無溝，吾鄉則塗皆似溝，然亦豈以齊東野語說古制乎？
畝下云：築坡土爲牆壁。案坡者一亩土也。然則卽是吾鄉

之莎轩矣。莎轩亦方而字作尖形者，象其不正方也。

以上皆天地類之純形也。

心於五藏獨象形，尊心也。其字蓋本作𠂔，中象心形，猶恐不足顯著之也，故外兼象心包絡。

今篆

曳長一筆，趁姿媚耳。與口古文作▽廿同。小徐▽仍作口。惟舛從廿耳。

豈復是口形哉。

𡇗。段氏作𡇗。吾據繹山碑作𡇗。段氏以頭凶未合故斷之。吾以頭凶未合時爲氣所鼓盪，故以隆起者象之。說較段氏似爲近情。由今思之，其爲不識此字均也。此字當平看。

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顱。前不兼額。左右不兼日月角。吾嘗執小兒驗之。凶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釋山碑象其輪郭而爲○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乂也。其空白四區。則未合之處也。曩以貢面等字爲例。欲其兼它體以明一體。豈有當哉。○凡人皆有凶。不獨小兒。小兒凶不合。故作𡇠。不作𡇠也。大人凶雖合。而骨之脆薄。究異他處。故凶字本其初而象之。廣韻兒下有兜云上同集韻則以兜爲古文是從凶也然玉篇

无之。

目之古文○外象目匡。人象瞑毛。○象黑睛。●象瞳子。

耳當作𠂔。外則輪郭。注中者竅也。今引長之。不象形矣。耳之郭有兩層。故字上方疊兩筆。其輪滿平而下垂。故直之。不復左轉也。

匝當作𠂔。左之圓者。顚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匝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爲酒窩。紋深者大戶也。段氏乃欲橫觀之乎。○積古齋叔匝爵作𠀤。轉而向左耳。是書所有姬字。遣小子敲作𠀤。陳侯敲作𠀤。姬鐸母鬲二。一作𠀤。一作𦥑。𠀤𠀤𠀤𠀤。皆匝之異文也。皆

向右

手字象五指及擊。段氏說是。古文𠂔字玉篇亦有之。不足象形。且與背呂之𠂔相似。如非奇字。卽籀文也。汗簡又以爲拜之重文。亦不可得其意。又案拜之古文𠂔。當是從比從二手。則似手之古文本作𠂔。喜繁縟。遂增之而爲𠂔。然𠂔亦不象形。不敢強解也。

𠂔字。彳象脊骨。𠂔象脅肋。六書故曰。六書非是。肉文。一象腰。其形備矣。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𠂔。岐其末者。殆象肩邪。夫𠂔爲壘。蓋且遠及於脰。況其爲相連者。然今本業已完備。不欲混淆之。抑或如承作𠂔。革作奠。小篆直下者。古文輒岐出。

邪。又疑是少。
溫所改。

大又各象左右手之形。大不在反文會意之例。
又部𠂔字。余初意既象肱形。則當作𠂔。既乃悟𠂔之形甚
古也。駢臂子弓。旣名臂。當字子肱。乃作弓者。非曰古弓玄
同聲假借也。𠂔𠂔形似。祇少一筆。因譌弓耳。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作駢臂子弘。索隱以爲誤字。非也。此字當從𠂔弓
聲。非如弓部字之從弓𠂔聲也。亦以𠂔字易訛。加弓以定
其音。與玄加又以定其義者同。弓𠂔二字同音。故可左形
右聲。亦可右形左聲也。印林曰。君不謂唁訛太任意乎。一

字也。而左右其形聲以爲別。不更任意乎。弓宏肱一聲通假爲當。鄉射禮侯道五十弓。今文作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公羊作弓。將以公羊之弓爲弓。公羊固今文。將以射禮之弓爲弓。則其義不當作弓也。又曰。糸部紩之重文作綯。則知玄與從弓レ聲之字通。不必更有從レ弓聲字也。

呂。骨也。骨二十一椎不勝象也。象其兩兩相連而已。其中系之者筋也。玉篇呂字及從呂者皆省其糸非也。力筋也。筋多在肓綮中。其狀盤結。亦有與骨相輔而條直

者故上曲下直以象之。禮記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亦無異義知許說非誣。

人之形自包始包之從已也說曰象子未成形是也。立象子初成之形而無匚之者主子而言也。孕亦子成形而仍有匚之者主母而言也。既生則爲子。又有首有身有手足小兒之手不能下垂故上揚以象之。足在絰中故二而如一也。旣長則成人矣。凡象臂脰之形而兩而不四者人長則有禮臂下垂與脰相屬也。大亦人形而有臂者其義在大故恢張之也。二十而冠冠必有笄大字加笄爲夫是丈

夫也。若乃由人字而變之，在下則爲𠂇也，反之則爲匕。匕者比也。君子周而不比，相比是反人道也。到之則爲七八人不可到，到之以見其爲化去，故眞字訓爲仙眞人。斯從匕矣，擴其腹則爲匚，有所包容之狀也。人死則爲尸，尸字象橫陳之人，長眠而不起也。由大字而變之作彳者，小變其形也。彳皆傾仄其首，左右作之者，聊以爲別也。跛者足不同，故彳曲其一足也。彳則交其足也。彳仍是大之變，竊謂方蓋古旁字，許君說爲方舟，似誤。以大字側觀之，卽成方字，四方者無定之名，以所立爲中央，由中央以指四方。

則是在人之四旁也。央下云：央旁同意，此之謂也。物之有四旁者必方正。舟本長，兩之則近於方矣。故曰方舟。許君用其引伸之義，將以旛字無所隸邪？然各部從引伸之義者正多也。右所論者，惟人子么三字象形。餘則或指事，或會意。包字則以會意定象形，牽連及之，便覽觀也。

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爲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造爲此形，不必分析說之。然說解曰象鬼頭，不曰從由，是也。鬼頭乃無用之物，斯由字亦無用之字，卽有此字，亦是截鬼字上半爲之。與片字一例。僧所奉鬼王謂之由，是謂鬼頭

爲鬼雄也。益附會可笑。○許君曰人所歸爲鬼從人可也。曰鬼陰氣賊害從人則非也。古人言鬼無不謂人之祖先者。故古文作魂。豈可以賊害說之。且此及兄兒等字皆不必謂之從人。祇是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

以上皆人類之純形也。其無疑義而未說者。如口自肉百晉彔之類。皆正面形。惟是耳。匝各二。此但象其在左者。以字之左象其後面。以字之右象其前面。與諸禽獸字之首左而尾右者。正相反背。段氏所云許君嚴人物之辨者。此似足以當之。彼所指者固不合然。又只見

予見夷其面皆向左則人物之辨亦不在此也段氏所言殆終不讎矣印林曰許君嚴人物之辨殊不可通字形固許君制之乎此好爲高論之失

凡禽獸字無正面形無向右形無論立形飛形走形也鳥佳鳥鳥焉朋皆立形古文如則飛形虎形蹲踞此爲變體馬象豕象希豸兕易皆立形犬兔則跼伏形物之善走伏惟人亦然其能日行數百里者臥必拳首止輒跼曲或寢於器中若兩股直伸或且致死首皆在上而知爲在左者以足尾知之鼠魚字相類橫者直之耳能字足在右尤明顯也惟廁鹿二字首與尾皆向右鹿善疑時時

回顧解鴈能觸不直當非多疑者何以字形與鹿同邪。

後漢

書郡國志武威郡鸞鳥又見段熲傳章懷注鳥音爵然則鳥者鳥之譌也

全體象形許君說佳曰短尾說鳥曰長尾皆於字

形得之佳鳥二字其上爲頭頭之左爲喙中爲目佳之目

連於背鳥之目曳長之惟古籀文作點斯象目矣右四筆

其一爲翁佳鳥同也二三爲翼佳鳥同也其四爲尾則佳

之尾與翼等鳥之尾曳長之足見長短之異也佳左下之

出者聊以象足形鐘鼎文或有別作足者矣鳥雖別作足

亦一而不兩也鳥無目者莫黑匪鳥目色無殊故省目以

表其爲鳥也古文鵠說見改篆篇琅邪繹山碑皆作鵠
以人爲右翼小篆之誤也不作尾者凡長尾之禽首與尾
稱故飛則縮足於腹下其節向後而爪微握以作力短尾
之禽尾不足以稱其頭則頭必輕故舒足向後以代尾凡
畫飛鶴飛鷺者無不足向後者也作篆者整齊之而爲鵠
不復成爲象形亦不見古人體物之妙矣○爾雅曰烏鵲
醜其掌縮注飛縮腳腹下然則我之說誤也姑存之以俟
說鶴鷺者取焉

乞之象形也它字似此者甚少或倉頡作也乞燕雙聲蓋

口語遞變以訛揣之上古名爲乙中古名爲燕燕字詳密
乙字約略似鳥形耳邃古字少是以如此商頌元鳥周祀
高禩在唐虞之世隆重如此則其事之來其字之作不起
於上古乎鳴自呼者如言鴨能自呼其名也本象其聲而
命之名耳思乙乙其若抽卽借音用之札札弄機杼札字
亦從乙聲也爾雅燕燕鴕釋文鴕音乙本或作乙或音軋
抑風毛傳同爾雅釋文鴕音乙本又作乙郭
鳥拔反案此則爾雅毛傳本皆作乙後人以其似甲乙字
遂改用鵠陸氏分音乙音軋爲二蓋亦誤以爲甲乙之乙
也由此推之則說文之有鴕字亦未必非後人所增又稱
爲元鳥者如元大武之類尊異之故爲之別號也莊子
名爲鵠鵠疊韻字也鵠與乙亦雙聲○禮字或亦

從乙禮莫重於祭殆上古重高禩之祭因從乙邪

燕下云篋口布皴枝尾許君說象形字似此詳盡者頗少
然如今本篆文分布整齊又似小有謬誤不與許說符也
云篋口而似革字上體非也且連頭目象之不止象口一
之下頭也一之出口外者目也一之在口內者所以分頭
與喙之界也禽之出其目者多而鳥字之目點以象之側
面形也燕字之目乃出背面形也云布皴而似北字省之
也鳥之古文省六翮而爲四足省爪燕之翮亦四而不
六與於字同變而向上直刺上飛之狀也枝尾者岐尾也
說見魚下以尾與魚似故次魚部之後

羽下云象形者鳥立時兩翼形也。刀之上象肩方闊而下象毛殺而長也。彥則所謂六翮者矣。鳥之飛恃此。其毛最長亦惟此。段氏謂從兩彑字。則是會意字矣。正與許說象形反背。○之兩翼相向。飛形也。羽字翼相竝。知爲立時飛則其翼作不等方形。不能作上闊下殺形也。○鳥之蛻羽也。必相間而蛻。若相連而蛻。則不足御風。惟慈烏將雛之後。必全蛻。是以反哺。不然則餓死矣。於此見造物之仁。造物之巧。吾見家人惡雞之上屋也。翦其翼比其復生新羽。則一長一短。排比整齊。未嘗全蛻。未嘗一舊兩新。一

新兩舊也以是知之。

半下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半下云象頭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羣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旣升。羊性然也。牛則各識家而競入矣。故牛之爲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顧許君以爲角頭三封小誤。牛頭下於肩而肩高於項安得字之中出者與兩角齊。段氏作篆中直下於兩角蓋亦疑之而未得其所以然余妻高夢憲閣曰中出者象項領形是也。半領本高河南牛服輓領尤高矣。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顏注封牛項上隆。

起者也。此雖異物，然足徵封可以謂項也。惟自後視之，先見其尾，再見其足，再見其領與角。牛行下首，故領與角三封也。乃羊字爲迎而視之之形，而有頭角四足一尾。牛字乃兩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視之，腹能蔽障其後足，自後視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體小，爲人兩目所能攝，故四足全見。牛體大，爲人兩目所不能攝，故止見其後足也。許君之說牛也不言足，蓋亦疑而未決。

希下云：從且非也。此字全體象形。且字卽截其上半爲之，猶卽芊之上半。由卽鬼之上半耳。蓋人之首不截人字。

上半爲之者人字固不可截且耳目口自皆特製矣況首字乎尊人故詳於人之體畜類則從略犬兔則截其頭無用因無字矣其次序不可倒置謂芊從丂鬼從由希從丂也許君之列部也由部在鬼部後丂部在希部後次第甚合則此從丂二字恐係後人改○說曰脩豪獸又曰下象毛足然則此字必如籀文𠂔乃合耳丂象其頭八象其毛卽所謂脩豪者也布象其足且兼有尾如篆文則無豪矣似夢英書以𠂔爲部首者是然繩固從二希也余未

能決

歸字顧鈔本作𦵯希彖本是一字不爲異竹君本作𦵯

𦵯

則與聿部

𦵯

所從之

𦵯

似矣本部

蓋脫重

至於夢英所書少一筆似是篆字從之有此一筆鴟字
從之則無此一筆也。○部首以毛訓者有冉而兩字冉蓋
羿之古文而部有彫字爲徵蓋本謂人毛也而許君引周
禮作其鱗之而則兼謂獸毛矣。

犬有頭耳足而無尾者犬尾行則盤曲而負於尻蹲則下
垂而附於股字象蹲踞形也印林疑爲象走形筠意免善
走故人於恍惚中見爲兩足虎字象蹲踞故亦兩足互相
掩映故也犬乃家畜不當以免爲例故疑爲踞形又疑古
人簡質犬字乃側面形故舉二以見四如彖字四足一尾

古文兜則兩足無尾是其比也。

周號季子白盤獻字從犬則足尾皆具

鼠首之大幾如其身腹大而足短其行卑伏而曳尾字形象之惟頭與兒鳥兩字同形竊所未喻印林曰鳥頭良不可解鼠之性好齧疑象其齒不與兒鳥同意

音承善續因
兔鹿之尾皆短字形則鹿竭其尾兔垂其尾者鹿尾恒豎兔蹲踞則尾下垂也兔字下半似古文𠂔字者足也末一筆尾也段氏增免字而曰從免不見足以末筆爲足非也蓋兔下云象踞後其尾形六字句段氏分爲兩句先失之也踞後其尾謂蹲踞之時足後於其尾也由此推之凡象

形字而盤曲其足者。大抵好蹲踞跼伏之物矣。犬善走而未嘗久立。止輒蹲踞。臥輒盤曲。吾與鹿遊者二年。恆見鹿攸伏。牡不多臥也。雖不知兔爲何足。同鹿者殆亦聊與兔別耳。又思鳬雁之足曰蹠。狸狐羆貉之足曰蹯。熊之掌亦曰蹯。雞之足曰跖。其後出之爪曰距。蟹之足曰跪。其籀曰螯。蜘蛛之足曰踦。皆殊別其足之名。或者免善踞。因名其足曰踞。踞後其尾。卽足後其尾邪。家所畜兔或黑或白。或白質黑章。或醬水色。其足常屈。其行似雀躍。野兔褐色。無由見其緩行也。

魚下云魚尾與燕尾相似篆蓋本作魚尾上闊而下銳寫者斷之又分布整齊乃似火字矣惟魚頤旁腹下皆有皴似火之長者象尾短者象腹下之皴然說解但言尾則知略其短皴也

卵字之象形不甚可解案內則注卵讀爲鯀鯀魚子或作攔也釋文攔音關本又作門音門筠案鄭君云讀爲是改字也竊意不須改字卵卽謂魚卵魚本卵生顧旣生之卵如米其自腹剖出者則有膜裹之如袋而兩袋相比故作卵以象之外象膜內象子之圓也凡卵皆圓而獨取魚卵

者圓物多惟魚之卵有異故取之至於攔字說文所無蓋
𠂔門形近聲亦近故卵譌爲門卵關聲近故轉譌爲攔而
卵鯢聲亦近故鄭君破爲鯢以的指之其實卵卽當專指
魚卵言之○凡物無乳者卵生亦從其多者論之鶴鸞蝙
蝠皆胎生

虫下云象其臥形案文似立形則是字當橫看也蟲多身
首齊同或首大於身故字大首也印林曰虫專爲蝮象其
臥形指蝮言之蓋昂其首而蟠曲者蝮之臥也非凡蟲之
象筠案許說凡兩義首四句本之釋蟲此一義也物之微

細以下指凡蟲而言。所以領部。若虫專是蝮。則部中字豈
蝮類乎。我說太徑直。印林說又偏枯。若蛻是二蝮。蟲是三
蝮。何由爲昆蟲之總名乎。小蟲好叢聚。故三之用爲偏旁
則重累。故一之虫部字所從者。乃省三爲一之虫也。說又
見存疑。

它字當對起看之。不當如虫字橫看矣。說曰象冤曲垂尾
形。與虫分大小而非二物。故說曰虫也。非復名蝮之虫矣。
大蛇盤曲昂頭居中以向物。而尾垂於下。它字象之。○從
虫而長。許君說字形。卽說字義。它字之形。不必長於虫。而

它字之義，則由虫而長成爲它。故字形盤曲，足以見其長也。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韋注：虺小蛇大也。案：虺卽虫，蛇卽它也。此小時名虫，大時名它之徵也。段氏說誤。印林曰：虫、虺古同字，而有三義：一蝮蛇，一蜥易，一小蛇。蝮蛇之虫或作媯。筠案：衆經音義、虺、古文虫、媯二形。見顏氏家訓引張揖古今字詁。小篆專以爲蟠，故今不行。筠案：爾雅釋蟲云：媯，蟠爲許說所本。省作鬼。詩爲鬼爲蜮。文選蕪城賦：壇羅虺蜮。李善注引詩爲證。筠以鬼爲不可見之物，失之。今則專以虺爲蜥蜴，而義不該矣。三義要當分析觀之，不必糾合爲一。

龜字象形之法許君已詳言之且云從它惟此字可言從不似木之不可言從中禾之不可言從木也龜皆蛇種職是之由

巴亦盤曲形小徐曰一所吞也乃望文爲義且附會食象之說也其祐妄篇作𧔗是也與玄它同一象形法蟲類皆好盤曲虫小則曲少它巴大則曲亦多耳夢英作𧔗斷之也今本作𧔗漸近楷書矣○偶見一人講古音讀騶虞詩葭爲姑犯爲鋪竊謂印林曰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李注笳說文作葭初學記胡笳下引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

菰發吹大菰菰卽葭也然則葭讀如菰而𦥑字當何讀邪印林曰方言𦥑有渠疏渠牽之名則巴在虞部可決然不能決其正讀何字也偶檢韻會巴下引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索隱苴音巴然則巴音苴也然則芭苴者是以一字之古今音合爲一名也集韻四紙𦥑姐同字音紫母也巴在九麻部中從且者二十餘字且在三十五馬部中從巴者七字是巴且音通之證牙古音吾騶虞亦作𠂔吾騶牙虞吳古同音故周之虞仲亦作吳仲也

𦥑亦蛇盤曲形

以上皆羽毛鱗介昆蟲之純形也。其首皆向左。惟牛羊之首向上。則兼牧事象之。鷹鹿之首與尾同向右。則兼其性情象之也。

穀類之象形者。來禾尤赤穂是也。來篆當作來。上出者穗也。左右四出者葉也。曲之以爲姿可矣。不可離於莖也。麥節必四。其葉亦四。以秋種夏獲。受四時全氣。不似它穀之葉無定數也。麥在囷中。初生一蛾。繼生一物。俗名曰牛。狀似渠略而身狹長。尖喙黑色。最後生一白蟲。與米蟲同。而祇存空皮矣。它穀祇生一蟲。亦麥之異也。故禾菽之葉甚多。而文反省之以其無異也。來與禾之下注者皆根也。字與木同形。不

別其巨細者。其根皆有異。麥無大根而甚長。五六月掘地一仞。有纖細紛紜如牛毛者。老農曰。此麥根也。麥在野者二百五六十日。根入黃泉矣。禾之幼也。止一直根。以其耐旱也。俗呼旱根。亦曰命根。三十日不雨而不死也。一遇大雨。則出地之兩三節。皆生根入地。上莖與下根競長。而旱根乃斷。大抵雨暘時。若禾不極茂。惟孟子所云。旱則槁。雨沛然則苗浡然者。此物情也。蓋一夜生上尺矣。禾字上揚者葉也。參於左者穗也。麥穗必直立。禾穗必下垂。惟大旱無實。斯土揚耳。未二字之下半。不與來禾同。而未與朮

亦異何也。未之中一爲地，一之上下通者上爲莖，下爲根。根之左右當作圓點，不可曳長，蓋菽生直根，左右纖細之根不足象。惟細根之上，生豆纍纍，凶年則虛浮，豐年則堅好，但不可食耳。此瑞應也。故篆文象之。然未字上半，則反象初生之時，菽帶甲而生，其項曲，異於它穀，故象之。若其枝葉叢雜而團欒，似此者多，不可象也。曲項，則當作𠂔，而作未者，如𠂔從半凸，亦不作𠂔而作占，變之也是其比也。𠂔𠂔之類，或亦然矣。尤篆作𠁧，吾觀其形，蓋卽蜀秫。初學記有州人言如此。今之高粱也。其穗大而上出，豐年始有曲項。

者故以大而曲者象其穗也字之下半與秔同非與禾同它穀之莖飲牛馬而已供薪燎而已而麻之用在皮秫之皮亦可爲席爲笠故字形與禾相似著其用也吾年逾五十而老於農故知物情以窺古人製字之意今之學者或不知也

禾下云從木從𠂇省𠂇象其穗許君之意蓋以禾禾二字以左右爲別蓋禾爲木曲頭故其曲上向禾穗必下垂故其曲下向故曰從𠂇省又申之曰𠂇象其穗欲作篆者不至率爾操觚不象禾形也乃說者皆以平常省法推之或謂省𠂇字之四曲但存中筆或謂第存一曲愈使許說不可通矣如此迂曲不如以象形蔽之余前已論之矣案吾鄉

俗謂之穀穀乃統名而得爲禾之事名蓋以北人所常食不可少之故猶禾得爲百穀之統名矣顧見於經典者則言禾不言穀

段氏曰伏生淮南子劉向所著書皆言張昏中種穀呼禾爲穀

國語幽莠之

秀也似禾春秋大無麥禾大無麥苗孟子惡莠恐其亂苗苗亦統名在此又爲專名蓋莠祇能亂禾之苗不能亂它穀之苗也詩七月禾麻菽麥則禾專名也十月納禾稼則禾又統名也一章之中兩義皆見焉然案此章毛傳似誤以場爲圃北方閒亦有之然春耕之種菘至夏卽平治爲場不能待九月且經典中築字皆指垣墉而言故曰築城

築固築室治地爲場雖無專名而築之義則不合也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秬三百里納秸是納乃貢賦之名非登場之說況下文云黍稷重穆禾麻菽麥諸穀雜然陳之夫麥熟於芒種夏至之間黍熟於六七月之間以次而禾而稷而麻至八九月而菽皆熟然則自五月至九月皆轢禾稼之時若必待九月而治場則麥將積於何所而空其地以種菽乎況黍之性旋刈旋轢不似他穀之暴乾而後轢也少遲一二日則失其性而不黏不可以爲酒矣謹案此章乃收藏之事也九月築場圃者北人之圃必與場

毗連便於守望耕治圃邊爲短垣亦或以秫稭作籬矣垣
經暑雨有損壞故築之此事當在九月杪禾稼皆轍之後
也十月納禾稼者納之於公也蓋納總稭而已諸侯之
國不能有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故下二句言其所納之
色目則雜糧皆有幽公質樸所食不必盡嘉穀也○吾鄉
禾之生也有甫數寸而旋秀旋實旋落落卽復生其長甚
速與前生者同高且同熟焉土人名其先生之數寸者曰
看穀老視其葉之多寡以卜歲之熾惡於古籍未之見也
朮部前承朮部而說曰象形以林從二木例推之此當云

從二朮矣。而許君不然者，蓋朮、蒼、麻三部，特以字形之遞增也。故卽多寡爲次，然造字之始，必先有蒼字，而後省之爲朮，加之爲麻。何也？麻之爲物也，蒼之必比如櫛，而後得麻，多而且良。若施以立苗，欲疏之法，則無用矣。故必作蒼，象其密也。與累禾爲秝，以象其稀疏者，不同事也。其用在皮，故離皮於莖，表其功也。此乃種於地中之形，故曰蒼。段氏之總名也。蒼本讀如麻，故麻下云與蒼同。玉篇蒼下云亦與麻同也。言亦者，是時已讀匹賣切，顧氏猶聞古音，故附於末也。朮則治麻之事也。治麻者必取一莖而析之，故

分祿之半。旣治之後，藏之屋中。故字從广作麻也。迨乎經典皆用麻，而好爲分別者，音祿爲匹賣切。於是人不知其爲一字，試思麻乃九穀之一，而黍稷稻粱從禾從米，皆本義。未有從广者，則麻之非本字可知。而尤說曰：分，壳皮則是虛字也。故許君說祿曰象形，不使實字從虛字也。○說解又曰：祿之爲言微也。案說經者多用之爲言，明其音也。說文之說音也，直云讀若某而已，故不用之爲言。

粟下云
粟之爲言續也。狄下云：狄之爲言淫辟也。貉下云：貉之爲言惡也。皆以粟續狄辟貉惡音相近也。而此用之者，義寓於音，而非本義正音，故用之也。卽此徵其與麻一字。

矣若作匹卦切則不能讀若微也麻古音如磨故詩與池
娑嗟施爲韻廣韻六脂五悲切內收職職微濶微五字從
微聲而靡字從麻聲集韻則兼收靡字以此知靡微之聲
通也卽知許君之讀林如麻也段氏引易說題辭曰麻之
爲言微也謂林麻古蓋同字矣乃反刪與林同句何也○
與林同之上小徐本有枲也句是也與凡部說云仁人也
古文奇字人也文法正同○印林曰歌脂二部古音近麻
聲之字轉而入脂部者多矣廣韻許爲切則有靡靡靡爲
切則有糜糜糜靡蘚靡靡靡上聲文彼切則有靡靡靡

摩靡猶武悲切之收摩也。然爲古讀如譌。皮古讀如婆。亦歌部字爲皮二聲轉入脂。而麻聲從之矣。若悲字則原在脂部者。匹卦匹賣。亦脂部之去聲。軒轉而爲匹卦匹賣。與麤轉而武悲正同。歌脂二部以古音言。非以廣韻言。

米之形本難象。故字不甚明豁。四點米也。十則聊爲界畫耳。凡凌雜之物。皆此形也。鹵則鹽也。鬯蓋米字斜書之。胃中之米變矣。故齒從之。糞直以米爲矢字。從米而曲其頭。與齒中之斜向者同意。石鼓文糜字從𠁧。以一爲梗而六點則米也。惟盧之籀文從囗不可解。恐誤凡從盧之字。未

有此體。○博古圖鬯作鬯。似是全體象形字。

艸竹皆叢生。故兩之以象其形。不似木二便爲林也。乃有中字而無个字者。事出偶然。不得如段氏杜撰篆文也。

韭下云。象形在一之上。案形中有意。非如木字之上枝中榦下根瓜字之外蔓內實。有似繪畫者比也。它菜或大葉或岐枝。或散亂。韭則莖短葉長。紛紜滿畦。如翦斯齊。故字之中兩直。正其狀也。旁出之六筆。亦非岐枝也。象其多耳。象其多。則何不依堯獄相竝出之意。而用其上半作业乎。曰。不成意又不成文也。衆艸競長。必不能齊。故中二直長。

旁一直短韭無不齊也故其字直是八直竝列以況其多耳其六畫曲而附於旁爲其成文也卽目錄莘字作莘亦非岐出也

以上皆植物之純形也

戶篆以門篆例之蓋寫誤

肩字蓋象形說
俗肩從戶非

它書門有作門

者則戶亦當作丂琅邪刻石所字從丂然上曲亦非物情直當作丂丂耳植者上下出以象其樞闕者以象其扇中有橫者或局形邪抑門戶連衆材而成有橫木以固之邪吾鄉俗謂之桄漢之橫門音光則桄亦橫也此諺之可通

者也。顧不象其面而象其背何也。面無它物可象也。今人門上作櫺。古蓋無之。○門從二戶。是會意矣。而與戶皆說以象形。何也。各自爲物。不相假也。卽如木字。加一木爲林。減半木爲片。是同此一木。多栽之。則爲林。鋸解之。則爲片也。此天生之物。門戶則人爲之物。大門廂門皆用門。一扇則不飾觀。且重累不便開闔。然欲爲門。則門矣。非湊兩戶而爲一門也。東房西室皆用戶。室中地狹。兩扇則礙。戶偏東開之。附麗於牆。於事爲便。東房之戶必開時著西牆吾鄉固然故禮埽室

兩戶也是以禾欲稀疏而爲秝。是秝字由秞字生也。若門戶相對相當。各分析之而成乚。是乚字由秞字生也。若門戶不必相生。故雖說之曰半門曰戶。門從二戶。既據字形交互言之。而仍皆曰象形。則本其意以爲言也。故爲象形之別一類。與它字加減則爲會意不同。○博古圖肇有闔戸二字體。其戸皆作戸。

皿由缶蓋皆瓦器也。皿口奢。缶口斂。缶則上加蓋。○皿蓋盆蓋之屬。廣而庳者也。上口圓。下底平。中以象腹。而篆作皿。左右兩直不黏連者。印林曰。鐘鼎文作皿。疑本作竈。象

其奢也屢改成𠂔耳案印林說是木部槃之籀文𠂔可證彼斷爲𡇗此斷爲𠂔猶之許君云兜禽离頭相似則其頭當如石鼓作𠁧矣乃𠁧自中斷之𠂔自兩旁斷之正與𡇗𠂔斷法同是知古文既興寫者各以意變之遂使古人之意不復可見偶存一二學者所宜盡心也𡇗皆可點是彣飾有無任意

瓦之爲物也其坏爲圓筩剗爲四而不絕之既乾之後乃就所剗之處敲而坼之故𠂔瓦用玉篇義不同說文合四而成規甌瓦則不然矣詳審瓦字之形外則屈曲中有界畫蓋象其

初爲圓筈時也。○說曰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二句說字義字形不相貫注似可變例乙轉之瓦單指屋瓦乃有形可象後始用爲總名耳爲部中字張本也所屬諸字惟甍是屋瓦知爲總名矣且墼壠皆瓦器而字從土從土猶從瓦也。

𦥑字當倒看其下一直乃柄也吾鄉場中轢禾所以推而聚之之器似此形推籽而棄之其器亦似此形。

戈下云從弋一橫之弋者廩也非戈所當從一橫之之語又不可解蓋後人所附益又云象形乃正解也博古圖商

立戈鼎。戈字作𠂇。乃足象形。小篆變之。遂不甚肖。豈可云
從弋一以爚亂之乎。

弓蓋本作弣。象弛弓形。弣於左者弦也。

勿象一柄三游。韻會引說文作勿。與利之古文勿從之者皆作勿。相似。從勿之字無作勿者。以上皆器械之純形也。以上五類皆正例也。

有一字象兩形者。乃字是也。說曰。嘵也。謂舌也。部中丂字承之。恐人不悟。則以舌體乃乃申之。說又曰。艸木之華未發。丂然謂花也。部中丂承之。而艸之初生。其葉拳曲。亦以類附焉。艸部說云。未發爲菌。藺則艸木之華亦從丂也。

且所云未發函然者早以說舌者說花矣故知一字象兩形也

口部回下云轉也古文作回水部漩回泉也淵回水也雨部雷之籀文說云回雷聲也此以一字象兩形也雷與淵皆回旋之物顧地道右行以◎象淵可矣天道左旋不改作◎以象雷者雷無形之物第象其聲故因便用回也葦下云從回象城葦之重則回又象城葦形矣然恐非是說見衍文篇

彑部云毛飾畫文也形彑之類皆毛飾形彫之類皆畫文

以上一字象兩形者然亦純形也。

有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者虎本全體象形。虍字省之。仍象虎文。蓋虎皮固無損也。儿在內。虍在外。去其在內者。猶去骨肉而存皮也。許君謂虎從虍說頗倒置。○案虎字見於金刻者。積古齋吳彝作𧈧。師酉敦作𧈧。皆純形也。其與小篆近者。號叔尊作𦥑。號姜敦作𧈧。是也。然不斷爲兩體。繹山碑號字所從之𦥑亦然。范氏天乙閣所藏石鼓文。其字作𦥑。此籀文也。俗書席字之鼻祖也。諸體惟𦥑可斷而又不從人。蓋小篆整齊之始似人字。許君分上半

爲虎乃分下半爲人蓋誤竊謂虩虩等字祇是從虎省虩下云虎足反爪人也疑是𠂔字之𠂔向左𠂔之爪向右故云反爪乃變文以見意也

犮象羊角形角兩而四之何也曰本兩筆斷爲四也下从者何也曰兩筆相合之處引長之也它部中古文之從犮者皆從从是篆文之本形也省從殘肉而篆作𦥑與此相似

中兀𠂔皆是也夫必先有虎而後有虎皮也先有羊而後有羊角也先有希而後有其頭也此物理之自然然則謂虎犮爲省虎芊希而作也盡人信之矣惟中艸兀𠂔孰

知其作之先後曰艸爲艸_{段氏所改也}之總名而朮則分

最爲精審

矣

枲之皮此其先後無難辨也惟艸下云從二中則是先中後艸矣然艸之爲物必叢生故艸字象其形而象形之外無它意也是爲純形若中爲艸木初生而觀其形亦宛然艸也知爲初生者是因其分艸之半似木之上半因生此意矣然則所謂減體會意者此之謂也而仍謂之象形奈何曰減體會意謂夫非恒有之事物也卽如行字分之而爲彳亍是一足行也吾聞夔一足矣未見此人第見小兒嬉戲偶有此事耳是以彳亍字分用者甚少以其不能獨

字成義也。若剥虎之皮，斷羊之角，仍然成物，故中亦二字依然恆用，以其自成爲物也。特是許君之列部也，往往拘於字形，惟先鬼後由，先希後旦，得其厚矣。

以上由象形字減之，仍爲象形者，亦純形也。

匚訓受物之器，而如是以象其形，是惟匱字之爲器，必當空其前面者，從之，匣屬之，蓋闢於前面者，從之而已，匡匪卽不得如此，而匱匱以受酒水，如是則泄矣。蓋匱以避匱，作此形也。匱業以避口犯切之匱，而弇上以別之，匱字更無避法，側之而已。匱，盧飯器也，弇上則不便飲食，故知爲

避也。

此避它字而變形側觀之而後合者也。然亦純形有象形而兼其用以象之者。臼字是也。外象臼形中象米形。蓋將作口則與去魚切之口。口犯切之口皆相似。故兼米象之曰爲米設也。楷書作臼似篆本作𡇗。𡇗其上而作𡇗以取姿者然非也。臼之質厚弇上以象其厚也。中象米者省米之十卽成穴也。恐人疑爲八部之穴及谷從水敗兒也。故許君特言之。

此已有所兼而後能象形矣。然猶非直從某字也。

物有其形可象而惟繪事乃能象之者則加會意以定之。谷字是也。口之上齶有理左右分別似人然與久凌字同故以口定之。

叉字亦是也。篆當作𠂔。兩點不當曳長之點於指尖乃是叉也。又案叉爲手足甲爪訓𠂔虛實分焉。經典用爪爲叉聲借耳。它部注多云爪古文叉字何其疏也。斷非原文。至於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則亦係假借不爲誤。

雹之古文雷亦是也。下半似晶字者圓以象雹形三之以象其多復注中者雹中心虛也。俗以中虛者爲官雹。中實

者爲私雹。云私雹者，蜥易所作也。甘肅禦雹以火礮，謂有擊落蜥易，蝦蟆者矣。竊意陰陽相薄而成雹，中虛者陰裏陽也。中實者未詳。火礮轟擊之，則其氣散，故止耳。然怪物不可以理論，未嘗目驗，不敢牴決其必無也。

果字亦是也。推古人作果字之初，必作○。象果形圓也。然圓物多矣，則又於○中加十，象其坼紋。支部下云：「果孰有味，亦坼。上文云：「广之性，坼。」又加此句者，以字從未也。未下云：「味也。」此句已見從未之意，故下第云：「未聲。」是其義也。桃李梅杏，坼者味必美。古尚無安石榴。兩京三都乃言若也。然⊕與井田字方圓雖異，究當別嫌，故加木焉。余因

此象果形之說。耽揣眾當作呆。與杏字同體。當如本艸綱
目之說曰。梅杏類倒杏爲呆。今某從甘。酸果何以從甘。蓋
亦本象坼文。許君因其似甘而言從。又言闕也。眾非從口。
亦果形也。從二呆者。樹果固多成林。然恐是竈字之類。尙
餘縕而已。未必有意。梅杏之果。皆在葉下。而字必顛倒者。
二果之幹皮枝葉皆不辨。但果形及味小別耳。故顛倒以
別同中之異。不似桃李之諧聲也。許君說杏曰可省聲。說
眾又曰從口。皆似遷就其詞。曰。然則桃李何以不象形。曰。
字之作也有先後。眾杏殆先作者。而二果又相似。故○以

象其實而或上或下以別之。某之初作蓋作某與果字同意。或嫌其混果果出日字也。始作某以別之。實則果字從本不同形非從甘苦字也。酸果而從甘。古人不若是迂謬矣。孳乳既多不能一一象形。始諧聲耳。○某字二徐皆用莫厚切。是以誰某爲本義也。當依玉篇莫回切。

石與果一類。本以○象石形。而此形多矣。乃以厂定之。曹字亦是也。車之中直卽軸也。于軸之耑作○。象轂正圓之形也。且兼輶形象之矣。而小徐曰指事。夫無形者事也。有形者物也。虫它雖小物。然有形可象。忠孝雖大事。然無

形可象故一會意一形聲上下之事極闊然亦但有可指而已其它會意字小徐多以爲指事皆誤也大徐引此條姑論之

足下曰從止口此文似有改易足而從口豈復成義小徐以爲象股脰之形是也然亦不當兼言股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卽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從止而加脰以象之脰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脰在腳指尖也

以上則兼意矣

爲字象形兼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爲猴也有頭有腹

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彂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眞猴矣

此亦兼意者然爪由猴生非如果由木生故爲小異

弋下云象析木銳袤著形謂析木使之銳而袤著於物也著直略切大徐本誤段氏改之尤誤弋訓繫繫之物人皆見之而欲象其形則甚難故以彂象其所著之物之形而彂附於彂則析木而銳其末有所附著之形也必袤著之者備所挂之物挽落也○說又云𠙴象物挂之也者𠙴者抯也象抯引之形也凡挂物者必下垂矣○狀弋乃牂柯

之俗字段氏引之爲其從弋也苟便已說不恤其它矣

書漢

地理志詳柯郡顏注詳柯係船杙也案說文以杙爲槩之專字以杙爲劉劉杙之專字集韻有狀及杙杙柯皆俗字也乃玉篇已有狀杙矣

睂字之乚乃眉形也然與十二篇於小切之乚無異何以定其爲睂哉惟上有額理下有目則居其中者睂矣

夷字以蟲定之串蓋象蟲緣禾根形中直象禾根盤曲者蚌也印林曰瀚案𧔗蟲二部惟𧔗之重文𧔗與𧔗爲會意而𧔗注以爲象形其實合木與𧔗以成文意言𧔗食木耳何象形之有蓋虫爲象形由虫而𧔗由𧔗而𧔗而虫之

形固仍在其中。苟非蟲名則已。既是蟲名。無須更象形矣。
串字許以象形說之。而小徐又特表章之。而象形遂不可易。然揣許意。聊以別蟲之矛聲耳。而經傳言蟲賊者。未嘗不作蟲。則蟲部之字亦串聲耳。串與古文矛同。惟省三點。再證之。或體蟻。古文蟀。而諧聲彌彰彰矣。

巢字亦是也。巢在木之上。故從木。巂則鳥形。臼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將葩卵。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

以上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也。」乃弋形。」乃眉形。」乃蚌形。」乃巢形。」乃蟲木則意也。「八」則所加之形也。

齒字象形而兼意與聲。段氏以「𠂇」爲齒，其餘爲口。印林曰：非也。口字上爲上脣，下爲下脣。今上脣之上有二齒，非情也。此字當從口犯切之「口」。張齒乃見也。中一乃上下齒中間之虛縫耳。筠案印林說是。許君言象口齒之形，不言從口，亦可徵也。古文「𠂇」字從「口」明白，祇有下脣者，口之張也。下脣獨侈六之者，牝爲牙，牡爲齒。當口上下八齒，皆牡

虎牙則牡而兼牝六之則兼舉虎牙也篆文四之者第指當中上下四齒也。曰第舉下齒而上齒可例見也。動物之象形而兼意與聲者能與龍是也。龍之鼉象蟹蟻鱗爪飛騰之形而從肉童省聲能之比象足而從肉目聲蓋獸類象形者多不能一一畢肖故有所兼以成之也。顧能字卽就意聲以爲形非如它字截然爲二爲三也。從能之字皆截然爲三其作𠂇𠂇者近是部首作𠂇𠂇善矣惜少一畫惟繹山碑作𠂇𠂇無可嘗議說云足似鹿鹿亦有此一畫不過微長耳石鼓文作𠂇𠂇乃回顧形角耳之下

則首也。首既與肩一向，則右之上揚者喙也。左之下垂者頸也。頸但靡然以下而已。今人曳長之，則是何物也。曲筆以連其頸與足者脊也。後足連於其末，而又子然上出者何也。曰尾也。鹿尾雖小而竭翹於尻上，不可少也。今篆以後足連於其領，且竝其尾而失之，乃知古人之精詣，非後人鹵莽所能知也。知鹿之曲筆爲其脊，則知能之後足亦有一筆連之不可少矣。卽知鹿兔之非從比矣。若夫牋背之橫貫，則又太長非物情也。○龍爲神物，於法當象形，然此乃文字，非繪事也。如作首尾四足形，何以別於蜥蜴。

卽增角亦恐嫌於鹿形故兼聲意以象之六十年骨全則蛻故從肉也能獸堅中則其骨有異何以字從肉蓋能乃熊類熊羆之蟄也必登木自隕以柔其骨蘇而復上必不能上而後入穴則一身柔軟皆如肉矣故字從肉也抑卽以己象其頭以乚象其匈腹就此意聲爲其形矣○博古圖牴字林似比之古文牴但多爪耳然亦少脊且排比整齊亦不象形

以上兼意又兼聲矣

衣字以意爲形亦變例也上半有領有襫下半不似衿裾

故許君曰象覆二人之形人象覆也非入字也。从象二人爲而直從二人非也。

部中古文從二人者凡四乃段氏所據然覺其義難通故不從博古圖作从未有作而者旅之古文止不可據以爲从

二人之證鐘鼎文作倫知此乃寫譌當作止

此類直似會意然非從某字則仍是象形。

身字就意聲以爲形乃象形之極變說曰躬也者躬在呂部呂脊骨也蓋一體而六名故躬從呂而又與身轉注也。平脊下皆云呂也背下云脊也案平不見於經而脊背又人所共知惟是論語鞠躬猶以背言之它經躬身多指全

體於是人不知其與呂同義而許君何由知之蓋易艮卦
詞艮其背不獲其身知身卽背也六四象傳艮其身止諸
躬也知躬卽身也此爻所以取背象者咸與艮皆以人取
象咸初拇二腓與艮初趾二腓同咸三股而艮三無股者
艮以上爻爲卦主當言敦艮故以腓兼股而遂下一爻以
三與咸四相對思者心也限夤皆與心前後相對者五脢
四身一體也咸輔艮輔相反也由此知五經無雙許叔重
非虛譽也說解又曰象身之形者乃以身之全字象身形
也旣有六名卽不可一字而六用之呂第象脊骨率兼象

脅肋又呂乃正視之之形身則側視之之形躬字合兩爲一脅字從臯加肉不須創意矣惟背字形聲兼意北者人之所背也北字之形亦本從二人相背也身字面向左匱在左背在右猶恐其不分明也則一足向左以明之故所從之義與聲皆其形也惟厂聲似不合韻會引說文昌省聲是也申下云象人要自臼之形則身從申省聲亦兼意經義述聞曰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然則申字子我借申爲身也釋詁身我也以上經義述聞玉篇厂字注云虧身字竝從此知所據說文亦如今本

此則全無形而反成形者也。以上十類皆變例也。
女下云象形而又云王育說者蓋許君亦有疑於心也。竊
詳文字下半似从人或取在人下故詰屈之意而上半究不
能知也。本部中古文從人亦不可揣測也。

𠂔之象形思而未得姑妄言之。此背面形也。宀以象首
及仙人肩。玆之下二畫蓋雁柱也。直者二則七弦分繫於
雁柱也。上之橫者四蓋兼正面之臨岳象之。斗字象形未詳。六書正譌作从人。則許君所斥之人持十矣。
段氏曰斗有柄象北斗說似倒置星名由人所命先有斗

解而北斗南斗象之故皆名以斗。

以上皆所不解記之以待就正。○鼎象傳曰：鼎象也。小過象傳曰：有飛鳥之象焉。皆謂卦畫有此形也。象形字如之。

釋例卷二補正

五藏而有六府故金匱論以三焦爲孤府而白虎通則以三焦爲心包絡之府蓋以加此而爲十二經絡故也列子言六藏或卽以心包絡爲一藏乎周禮言九藏醫方又曰十一藏皆取決于臍蓋皆以藏統府也。五行葉前

平安館晉姬鬲姬作中、六葉前

六葉前

此以說文駁之耳金刻向

字皆無系玉篇未嘗不古七葉後

入行

金刻中支之節者子孫字率作少子字一足孫字兩足而子字亦有兩足者五行葉前

金刻子作少者正面形作少者向右形匝作少者則右顯之形古文無反正也九葉後

六行

師袁敦牛字蓋器竝作𢃑，可爲段氏說證。十三葉

再思之以𠂔而小變之，卽是𠂔矣，非脫也。

前七行十四葉

爾雅廸牀郭注蛇牀也，此亦虺蛇一物之證。

○又有一確證

風部云：風動蟲生，故蟲入日而化。夫化生之蟲，蝮不在其中，且

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

其命字從蟲。緯書既以字形言之，知虫是省三爲一之虫，必非

一名蝮之虫矣。

十七葉前五行之末

句意同。二十葉後六行

刪從眾省句即可矣。竹部云：下眾者，簪箬也。與本文眾象其穗

集韻十五卦林或省作米。二十二葉後二行之注

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用苴絰。傳曰：苴者，麻之有蕡者也。齊衰三

年用牡麻絅傳曰牡麻者枲麻也案以上文推之蓋以其無蕡謂之牡也注疏未言二經之所以異竊意喪服所用皆粗惡之物有蕡者立苗必疏疏則本幹大而長枝繁牡麻密種幹細而枝亦短小故其皮之粗苴麻尤甚於牡麻卽以此爲斬衰齊衰之差等矣然聞老農云牡麻本非異種特花而不實遂謂之牡耳猶周禮之牡鞠也

二十四葉前四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史燕簋其簋字作

从米

他器簋字未有從米者

二十 四葉後一
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頌敦作

从門

頌壺吳彝作

門

平安館毛伯鼎作

門

積古齋師酉敦作

門

多兩一不知象何物或亦如

門

之上

曲彼連而此斷邪

二十一葉前七行

匚之籀文

案積古齋留君簠

張仲簠

曾伯聚簠

平安館子斯簠

父辛匜蓋

器

案其文似竹絲柳條所爲是惟匡匱匱之類宜從之匱匱卽不宜從之匱更不宜矣蓋以其均爲器也相因而從之耳似不如小篆省之反渾成而該括也三十葉後一行之末

吾由此呆石二字因悟𦥑字亦然○乃蟲形以肉表之也肉部𦥑小蟲也從肉口聲虫部蜎𦥑也謂蜎爲𦥑之象增字也集韻所引是釋魚蜎蜎郭注井中小蜎蜎赤蜎一名子孓廣雅云案蜎蜎疊韻謂其旋轉回環也此蟲無足故名子孓其游于水掉尾至首其形如環故以○象之而以肉定之後再加虫旁三十葉後五行之末

積古齋師酉敦一蓋二器法字二作𠀤一作𠀤是鴈亦可
作𠀤不惟玄作𠀤不甚可解三十六葉後七行之末

鐘鼎文文字有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諸形筠清館商父乙彝作中三十八葉後
四行之末

行十九葉前

三十八葉後

三形